

湖北作家

2025(夏) 总第95期

发送对象:

中国作协主席团

全国兄弟省市作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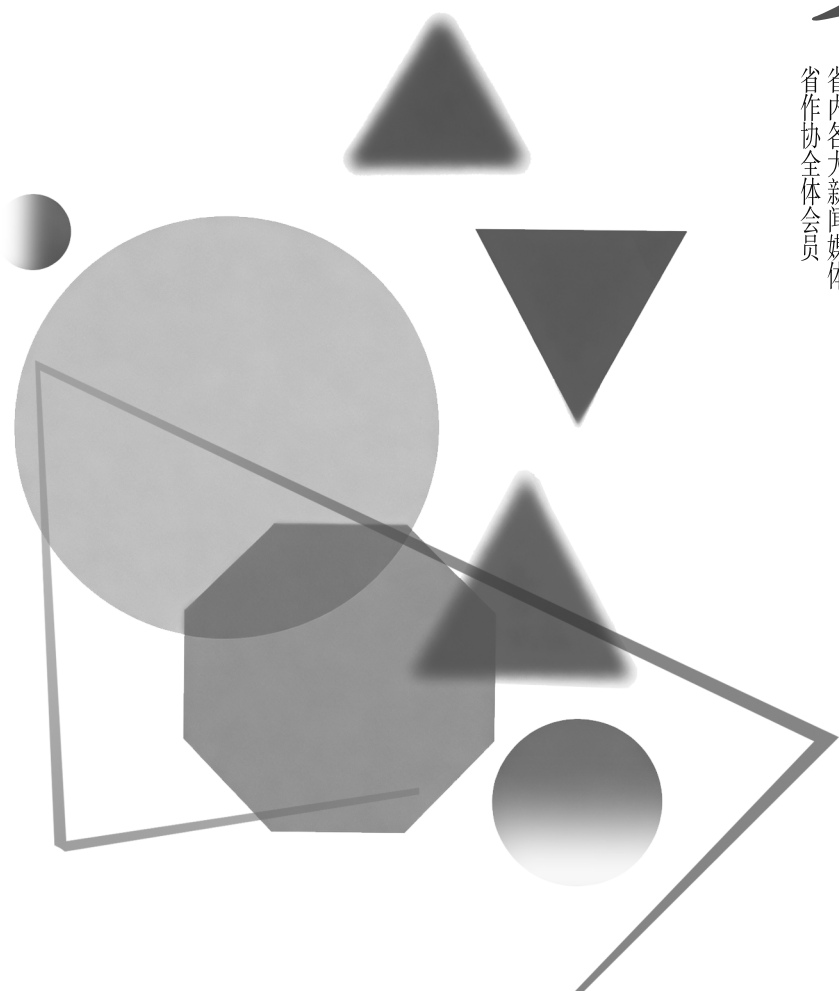
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

各州市党委、人大、政府、政协

省直各单位

省内各大新闻媒体

省作协全体会员



目录

CONTENTS

2025年夏季号（总第95期）

编印单位：湖北省作家协会

编委会主任：李修文 古新功

编委：李修文 古新功

申东辉 曾 怡

蔡家园 沈小群

主 编：蔡家园

副 主 编：彭 霞

编辑部主任：王桐贵

责任编辑：张亦扬

编 辑：《湖北作家》编辑部

刊 址：武汉市武昌东湖路

翠柳街1号

邮 编：430077

电 话：027-68880630

传 真：027-68880650

E-mail：hubeizuojia@163.com

印 刷：武汉鑫佳捷印务

有限公司

装帧设计：武汉艺唐广告

有限公司

发送对象：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

印 数：4800 册

准印证号：(鄂)4200-2025187/连

印刷日期：2025年7月

湖北省内部资料性出版物

特别关注

4 中国作协第三届全民阅读季在河北唐山
启动

7 湖北省儿童文学培训研讨活动在武汉举办

8 2025年湖北省作协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笔会
暨小说改稿会成功举行

10 湖北省作协2025年度会员培训班在恩施
举行

13 湖北省文学期刊（内刊）负责人培训班在
英山举行

本期聚焦·儿童文学创新发展

16 听见光：一阙命运“交响乐”/周长超

22 童话经典母题的当下叙写与阐释/郭艳

28 渐入佳境的叙事艺术/李浩

33 慢节奏美学/孙建江

创作心路

39 湖北青年作家湘行日记/刘益善

序跋选粹

55 引譬连类之法，沉郁顿挫之风——黄保强
诗集《提灯者》序/高晓晖

作家访谈

64 去更加宽阔之地 感受更多的人——专访
著名作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李修文/李喆

作家印象

74 难忘鄢国培/韩玉洪

新作快评

77 “在地”书写与新乡愁美学——论舒飞廉
《云梦泽唉》/徐迅

84 《尘世手记》中的心灵与生活——评李汉超
诗集/黄梓瑜

89 神女应无恙 当惊世界殊——读詹德胜长
篇小说《神女峰前的哨兵》/吉方君

会员茶座

93 那些年，我们一起走过/石教利

98 相守须有爱/江清明

102 寻找武当山的文化密码/陈国梁

八方文讯

105

新书展台

112

封 二 湖北文学在行动

封 三 作家风采·穆萨

彩 页 湖北文学在行动

湖北作家

2025年夏季号
总第95期

瞭望湖北文坛的窗口
沟通作家读者的桥梁

中国作协第三届全民阅读季在河北唐山启动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致首届全民阅读大会贺信精神，4月21日下午，在第三十个“世界读书日”即将到来之际，“书香中国 悦读文学”中国作协第三届全民阅读季启动仪式在河北唐山大剧院大剧场举行。本届全民阅读季以“文润燕赵 阅览山河”为主题，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主办，中国作家协会社会联络部以及河北、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山东作协，中共唐山市委、市人民政府联合承办，旨在融八方资源，聚各地力量，掀起全民阅读热潮，展现新时代文学风采。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邱华栋，中国作协副主席白庚胜，河北省相关领导，中国作协社联部主任包宏烈，河北、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山东等文联、作协相关负责同志，柳建伟、关仁山、叶梅、徐剑、杨志军、葛水平、尹学芸等全国知名作家，以及当地作家及读者代

表参加活动。

邱华栋表示，作为《关于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书》发起单位之一，中国作协积极引导和组织全民阅读尤其是文学阅读，持续为社会提供高品质文学阅读资源和服务。多年来，中国作协及各团体会员单位、各级作协组织一直致力于推动文学创作与普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团结带领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出一批又一批反映时代精神、贴近人民生活的优秀作品；持续汇聚各方力量，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文学传播体系，培育更多文学爱好者组织、阅读推广人，引导更多作家成为全民阅读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牢牢把握“文化为民”的价值导向，做好统筹规划，提升活动效果、优化资源配置，擦亮“书香中国 悦读文学”品牌；主动拓展文学发展的新路径和新空间，努力融入现代传播格局，深化与影视机构和互联网平台的合作，加强文学与新媒体、新业态、新技术的交融交汇，发挥文学母本作用，推动文学向影视剧、戏剧、游戏、网络视听等艺术形式跨界转化，焕发新的光彩。

邱华栋表示，全民阅读季是中国作协重要的全民阅读品牌活动，是深化全民阅读的实际举措，此前已在上海、重庆举办两届。本届全民阅读季系列活动丰富多样，让我们凝聚全社会的力量，优化阅读环境，丰富阅读资源，推动阅读与教育、科技、生活的深度融合，让更多优秀文学作品走进人民群众，为书香中国建设贡献新时代文学的强大力量。

作家是全民阅读的践行者和倡导者，本届全民阅读季聘请22名作家、学者为“全民阅读推广人”，旨在继续发挥文学名家在阅读中的引领作用，提升群众参与度。邱华栋、白庚胜为“全民阅读推广人”颁发聘书。

启动仪式上，喜马拉雅副总裁张晓平发布中国作协全民阅读推广办

公室、喜马拉雅联合推荐的20部有声文学作品书单。活动现场还以视频形式推荐了21部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的作品，以及18部六省（区、市）作协推荐阅读书籍。

据悉，本届全民阅读季在唐山市主场举办“名家讲堂”活动，作家柳建伟以“传统阅读与读图、AI时代的阅读”为主题做专题讲座；举办“阅读之光照亮童年——中国儿童文学阅读课”“科幻阅向未来——新科技时代的科幻文学论坛”“乌金淬炼凤凰魂——工业题材文学创作交流会”“文学地域性传承与创新性突围座谈会”等活动，作家李春雷、赵德发、张楚、赵晓春、许廷旺、蒋殊等6位作家前往图书馆、书店、小学、社区主讲“文学公开课”。接下来一段时间，华北五省（区、市）及山东省作协也将持续开展系列活动，让文学惠及更多读者。（文艺报 教鹤然）

湖北省儿童文学培训研讨活动在武汉举办

2025年3月28日至30日，湖北省儿童文学培训研讨活动在武汉举行。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古新功，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蔡家园，省作协副主席李鲁平、舒辉波出席本次培训研讨会。刘秀娟、周长超、郭艳、胡纯琦、汤素兰、孙建江、李浩、李纲、周璐等来自全国及湖北省内的专家学者，与湖北儿童文学作家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深入探讨湖北儿童文学创作的新趋势、新方向、新路径，进一步推动湖北儿童文学高质量发展。

古新功指出，湖北儿童文学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涌现出一代代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形成了传承有序、继往开来的创作梯队。从1980年开始，中国作协举办的11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选中，先后有10部湖北作家作品获奖。他表示，一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可以成为孩子人生中的第一盏灯、第一座桥、第一把钥匙。鼓励湖北儿童文学作家们坚定文化自信，坚守艺术理想，根植荆楚大地，创作精品力作，共同推进新时代湖北儿童文学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作协办公厅副主任刘秀娟、鲁迅文学院副院长周长超、鲁迅文学院教研部主任郭艳、《儿童文学》杂志主编胡纯琦、湖南省作协主席汤素兰、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会长孙建江、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浩、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儿童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纲等嘉宾，围绕湖北儿童文学创作等主题进行培训研讨。

2025年湖北省作协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笔会暨 小说改稿会成功举行

为进一步提升湖北文学创作水平，推动小说创作的交流与发展，5月17日，由湖北省作协小说创作委员会、黄石市作家协会举办的2025年湖北省作协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笔会暨小说改稿会启动仪式在黄石市磁湖山庄举行。湖北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古新功，湖北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曾怡，黄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玲，湖北省作协副主席、省作协小说创作委员会主任朱朝敏，黄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主席梅定祥，省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芳草》杂志社副主编宋小词，省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黄石市作协主席荒湖出席。省内各地小说作者近40人参加。

本次小说改稿会，共邀请《收获》杂志社主编钟红明，《当代》杂志社主编徐晨亮，《花城》杂志社社长、主编张懿，《长江文艺》杂志社副主编吴佳燕，《芙蓉》杂志社编辑部主任杨晓澜为小说作者评稿改稿。

据介绍，参加改稿会并提供稿件的作者年龄层次丰富，横跨60后至

00后五个代际，既有湖北小说创作的中坚力量，又有充满朝气的新生代，非常具有代表性。前期通过公开征集，从50多篇小说中选定30篇作品入围。

改稿会现场，到场主编或主任从主题立意、内容结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小说语言等多方面，对30篇小说稿件进行了细致、精准地点评。通过面对面的交流互动，参会小说作者有了新的认识与提升。

黄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玲在致欢迎辞时表示，黄石与文学有着深厚的情缘，现实主义精神始终贯穿于黄石文学创作的肌理之中。希望以这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搭建作协、作家之间的常态沟通桥梁，激发本地作家的创作热情，提升现实主义小说创作水平，推出更多反映时代精神、贴近人民生活的优秀作品，共同助力黄石文学创新发展、服务推动全省支点建设。

湖北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古新功表示，此次活动选择在黄石召开，正是为了弘扬这一精神，续写湖北小说创作的精彩华章。黄石是座因诗闻名的城市，留下了《渔歌子》《西塞山怀古》等一批流传千古的名篇佳作，成就湖北重要的文化名片。三千年的青铜文明与工业文明交融辉映，孕育出“包容、创新、求实、自强”的黄石精神。古新功希望广大文学爱好者要坚守文学初心使命，坚定文化自信，坚守文学理想，坚持正确创作导向，用现实主义精神关照现实生活，以文学之笔抒写湖北人民的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之果。

湖北省作协2025年度会员培训班在恩施举行

5月23日至25日，湖北省作家协会2025年度会员培训班在恩施州建始县茅田乡举行。省作协主席、武汉大学教授李修文，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古新功，恩施州委常委、州委宣传部部长曾凡胜，省作协副厅长级领导江清和，省作协原一级巡视员高晓晖，宜昌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扬，恩施州文联专职副主席张情，恩施州作协主席董祖斌，建始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龙慧出席培训班开班式，来自省直、高校、企业、宜昌、恩施等地80余名省作家协会会员参加了培训。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蔡家园主持开班式。

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古新功在开班式上作习近平文化思想专题辅导暨开班讲话。他强调，作协会员和广大作家要坚守根本立场，担当文学使命；坚守文学初心，攀登文学高峰；坚守文艺理想，追求德艺双馨。他指出，省作协作为党和政府团结联系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将持续完善会员服务体系，通过奖励扶持等一系列举措，

为广大作家成长搭建更多文学交流服务平台。他希望广大作家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着力推动湖北文学攀峰提质，为全省支点建设赋能添彩。

开班式上，举行了省作协文学创作实践基地挂牌仪式。省作协主席、武汉大学教授李修文，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古新功、建始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龙慧，新界文旅集团董事长何雄春为恩施州建始县茅田乡文学创作实践基地揭牌。

此次培训班采用专家现场讲授与会员分组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省作协主席、武汉大学教授李修文围绕“反思、提出悖论、同时代、真实的问题、重现主体性、方言”这6个关键词，结合自己文学创作的体验，同会员们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学漫谈。李修文谈到，要把自己作为一种方法，在写作与生命的双向打开中重建新的美学。互动环节中，会员们踊跃向李修文主席提出关于文学创作的问题，李修文主席一一为会员们答疑解惑。

省作协原一级巡视员高晓晖以“AI时代，作家何为？”为题，通过梳理AI的发展历程，从“坚信文学能帮助我们建立信仰”“坚信文学能帮助我们感悟‘痛感’”“坚信文学能帮助我们增强同情心”“坚信文学能帮助我们关注人的尊严”四个方面，细致讲解了AI时代下作家的主要任务和重要责任。

长江文艺编辑部主任、省作协签约专业作家丁东亚以《漫谈：小说的四个关键词》为题，从语言、细节、风格、结构四个方面，引经据典，为学员们解析小说创作的“窍门”。

省作协副主席李鲁平以《事实、议论与叙述——非虚构创作的几点体会》为题，结合《武汉传》这部非虚构作品，从议论有度、叙述有味、

事实等三个方面，用自身丰富的创作经验结合理论，为大家分析了非虚构作品创作的规律和方法。

培训设置了分组讨论环节，会员们就如何更好地担当使命、为湖北文学事业贡献力量等内容，进行了热烈讨论。

在结业小结上，陈胜乐、周南海、董祖斌、田媛四名会员代表作学习交流发言。他们表示，参加此次培训，收获满满、受益良多，今后要坚持守正创新，努力创作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精品力作。

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蔡家园在培训总结中表示：本次培训是省作协服务基层、服务会员的重要举措，既帮助会员开阔了文学视野，也增进了省作协与会员之间、会员与会员之间的了解。作协是会员之家，是作家们的娘家。省作协一如既往地关注支持大家的创作，也希望大家常回家看看，多参与省作协的各项活动。

湖北省文学期刊（内刊）负责人培训班在英山举行

6月12至13日，为进一步提升全省文学期刊办刊质量，加强编辑队伍建设，推动基层文学阵地创新发展，由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办，湖北省作家协会期刊工作委员会、长江文艺杂志社、英山县文联、英山县作协承办的2025年湖北省文学期刊（内刊）负责人培训班在英山县举行。来自各市州作协、产业行业文协的50余名期刊从业者参加了此次培训活动。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古新功出席开幕式并讲话，英山县委书记郑光文致辞。开幕式由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长江文艺杂志社社长、主编蔡家园主持。

郑光文在致辞中表示，湖北省文学期刊（内刊）负责人培训班在英山举行，既是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支点建设的具体行动，也充分体现出省作协对英山文学发展的关心和支持。希望英山广大文学工作者潜心耕耘，用一批具有英山元素的文学精品为荆楚文学高地证名，在奋力开展湖北“支点建设”的英山实践中书写文学的精彩华章。

古新功从“担当文学使命，贡献湖北文学期刊力量”“坚持守正创新，致力提升办刊质量”“坚守文学理想，提高办刊能力素质”三个方面对全省文学期刊（内刊）负责人提出了具体要求。他强调，湖北各地文学期刊（内刊）在发现培养文学新人、传承挖掘地方文化、服务基层群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当地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和文化名片。希望大家能够不断提升文艺修养、锤炼业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政治鉴别力、文学鉴赏力、创新能力和职业定力，善于在通力合作中凝聚力量、做大做强，拓展刊物多元化发展空间，激活刊物旺盛的生命力，努力把基层文学期刊办得更加出色出彩。

本次培训活动邀请了5位知名专家授课，精彩纷呈，反响热烈。6月12日开幕式当天，湖北省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省期刊协会会长周凤荣作了《守正创新担使命 做新时代合格的期刊编辑》的辅导报告，从“以学铸魂，做政治上的明白人”“不忘初心，做文化理想的追梦人”“严守底线，做出版规范的守护人”“敬业笃行，做品质内容的把关人”四个方面，细致讲解了在当下成为一名合格的编辑应当具备的素养与能力。评论家、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院长刘波教授以《当下文学新趋势：挑战、机遇与编辑的使命》为题，结合具体实例分析了当下文学创作的新现象，认为“作为编辑，我们既是守夜人，守护文学的本真，又是引路人，帮助作者和读者在纷繁的潮流中找到方向”。长江出版传媒出版部主任、编审黄嗣进行了《编辑工作规范与实务》的授课，从“编辑规范”的意义入手，向学员们解析了作为一名文学期刊编辑应当遵守的规范性要求。

6月13日，长江日报高级记者、《江花》副刊主编周璐以《坚守内心的热爱》为题，以近期广受关注的90后新锐作家刘楚昕的追梦故事为切

入点，结合自身丰富的从业经历，深切阐述了坚守编辑初心、热爱编辑事业的意义以及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编辑的有效路径。长江文艺杂志社副社长陈俊以《设计如何提升期刊的整体品质》为题，结合《长江文艺》近年来的整体设计，并通过封面、版面、题图、插图及系列活动等多个方面的案例，为学员们分析了设计在呈现刊物的整体品质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此次培训活动既有系统性的理论指导，又有具体丰富的实践经验，为我省文学期刊（内刊）从业者提供了一个充分学习交流、砥砺成长的平台，也为湖北文学期刊的建设发展凝聚共识、增添活力。参加培训的期刊负责人纷纷表示从中大受裨益，回去要把此次活动的学习精神和收获体会贯彻到具体的办刊实践当中，以实际行动推动文学期刊的良性发展，为湖北文学事业的发展注入持久动能，为新时代湖北支点建设贡献文学力量。

听见光：一阙命运“交响乐”

——读舒辉波长篇非虚构《听见光》

■ 周长超

舒辉波曾经从事电视台记者、编导工作多年，对来自孩子真实生活中的创作资源有着刻入基因般的敏锐和清醒，采访、抓取细节、谋篇布局等创作经验丰富，这些都为他的非虚构创作提供了坚实基础。他创作的非虚构作品《梦想是生命里的光》曾荣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奖项，是其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最近舒辉波新创作的《听见光》，同样是一部来源于真实人物、真实事件的长篇非虚构作品。这本书记录了盲人小提琴家张哲源的人生经历，具有类似“传记文学”的特征，很容易使人误解为是对人物成长经历的简单呈现，把作品等同于现实的简单镜像。这种误读可能会陷入单纯聚焦人物经历而遽论其他的误区，忽略作品的艺术探索和阐释空间。但舒辉波并没有简单地复述张哲源的生活故事。相反，他捕捉到了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展现其精神世界和命运的多重维度。

书名“听见光”这个短语本身就充满了诗意和象征意义。从拿到书

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在思索：“听见光”中的光是什么？盲人音乐家哲源听见的光，通过舒辉波的讲述我听到了吗？听清楚了吗？我想，阅读《听见光》的过程，就像是解开一个谜题，去不断探索发掘“听见光”的深层含义。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阅读这本书的“芝麻开门”咒语，引领我们体验不一样的生命旅程。可以说，《听见光》有着复调作品的典型艺术特征，是一种融合了七彩斑斓的绚丽之景，是集聚了多声部和諧旋律的交响乐曲，是一部探讨命运、音乐与人生交织的作品。作家集中书写了张哲源在残疾、困顿、苦难中的内心困境，以及艰难的奋斗之路、抗争之旅，从而使作品折射出具有蓬勃力量的史诗气质和英雄主义的精神光芒。

当前是一个视觉霸权主义的时代，视觉占据了普通人接收信息的首要渠道，往往使得其他感官体验被忽略乃至边缘化。而盲人却因丧失视觉而成为“被看不见的‘高墙’囚闭起来的人”，他们的生活体验和对世界的理解，更加依赖于非视觉感官。《听见光》，就是采取通感的手法，试图用听觉、触觉、味觉、嗅觉等方式打破丧失视觉的禁锢，勾勒出盲人对生活现实和人生经验的捕捉、理解与反馈。在哲源的世界里，除了视觉以外的各种知觉方式是交融贯通的，如，春天的风“暖暖的，像是戴着羊绒手套的手抚过面颊，还携带着青草和泥土的气息”，生动地描绘了触觉与嗅觉的互联。此类表达方式准确、简炼，充满了艺术表现力，散发着感知错位生成的特殊美感。这种通感手法也体现了作者对细节的敏锐捕捉和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刻洞察。

又如，姑妈的声音是甜的，源于姑妈曾带他第一次品尝棉花糖，这是听觉与味觉的转换。而这种甜蜜，也是姑妈在他的世界里扮演的角色的味道，这就不仅仅拘泥在通感上，更是触及了人物之间深厚的情感纽

带和生活的记忆，已然涉及丰富人生况味的独特体验。此后，作者还把小提琴曲《辛德勒的名单》、电影画面与对姑妈的情感对照链接起来，姑妈就像电影里那个孤独奔逃的穿红衣服的小女孩，与病魔斗争，命悬一线。音乐、画面和人生境遇交织，创造了一种跨越艺术形式的共鸣，产生了多维的审美体验。姑妈去世后，作者这样总结姑妈对哲源人生的意义：“姑妈就像那团像云一样温暖柔软而又香甜的棉花糖，是她让哲源在五岁时就品尝到人生中的甜蜜滋味，又从这短暂的甜蜜里品尝出人生的虚空”。张哲源说：“我不用眼睛，而是用耳朵和心灵，看到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世界，并被这个丰富的世界塑造成了一个丰富的人。”可以总结说，“听见光”的第一层意蕴，就是对现实生活的感知、对人生的体察。其中，既有对哲源敏感内心世界的生动描摹，又有对现实困境的各种伤痛和无助，更包含了他无惧艰难、仍然热爱和迎接生活的朴素愿景。

仅仅依靠聪慧和其他知觉的补偿，是无法跨越盲人与普通人之间的“边界”的。哲源无法适应幼儿园的生活，转去了聋哑学校，在这里他找到了同类人，找到了“独属于我们群体的归属感”。同时，他也意识到这无形中“限制了自己的思维与眼界”。他在聋哑学校学会了定向行走等生活技能，学会了盲文来阅读和书写，这些技能为他日后的学习和生活打下了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他接触到了音乐。有一次他用盲杖敲击栏杆，打出《流浪者之歌》并与之产生心灵共鸣，他感受到了音乐“所表达的恹惶、孤独和无助，就像此刻的自己”。他确认了对音乐信仰般的虔诚和热爱，从此开始艰难的学琴之路。音乐也与他的生命深度绑定，更成为他生命的重要组成，成为他感知世界、表达自我、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方式。

盲人学习音乐，天然地无法通过镜子纠正姿势，无法看琴谱，还错

过了最佳学琴年龄，这些困难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是难以想象的，但对哲源来说，它们是他学习音乐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但哲源坚信视觉障碍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于是他夜以继日地练琴。父亲对哲源的支持是宝贵的，但他全面介入、质疑细节、强势主导的性格有时也会成为一种阻碍。在遭遇困难、绝望、无助的时候，他多次想到马克·吐温的话：“他们最相似的一点是绝不认命、绝不服输的态度。他们将对命运的不满与愤怒的情绪全部转化为奋斗的渴望与行动，永远不会被外界任何力量与逆境所征服，永远是逼视世界与命运的强者……”这段话的反复咏唱，构成的是一种精神理念的回响，是一种不屈不挠、永不服输的精神。“听见光”的第二层意蕴，则是对音乐的追求，对梦想的坚持，是对人类精神力量的颂扬。

作者在文本体例上，每一章都以与张哲源的访谈实录开篇，再进行叙事，使得作者与主人公的对话得以显影，再与作者的叙述评论结合起来，形成多声部交织、众声喧哗的复调式书写。同时，这还是一种“看”与“被看”的叙事模式。哲源在访谈中“看”世界、谈感想，化身周围世界的“看客”、主动表达者。而在叙事中他又是“被看者”，成为读者的视觉焦点。这里，作者重点强调的，是哲源的主体性，是他作为独立个人的“看”，而非“被看”的他者地位。这种观念的底层逻辑和认知，其实是作者对盲人群体、对哲源个人的充分尊重而非怜悯的情感底色，是我们认识盲人精神世界和人生经历的平等的平视视角，而非居高临下的俯瞰视角，更是构建起健全人与盲人群体平等对话的精神场域。

作者与哲源的对话中有一个文字上的小细节，那就是关于“怜悯”这个词的使用，能恰如其分地诠释这种立场。他俩讨论曾经找哲源借钱不还的人，哲源说：“其实，我常常从他们身上看到自己……他们借钱后

消失，可能有他们的不得已。尤其是离开艺术团后我经历的这一切，让我能够与他们共情。”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哲源有着传统文化中“以德报怨”“以直报怨”的道德观念，即用善良和正直来回应他人的不义行为。接着，作者提问：“你是说，你吃过的那些苦让你学会了‘怜悯’？”哲源对怜悯这个词非常敏感，他捕捉到了这个词汇的情感立场，他回答说：“对，你总结得好，但是我觉得‘怜悯’这个词透着一种优越感，应该是理解，是真正能够对他们的困境感同身受。”同时，这种对“怜悯”词汇的敏感，揭示了他对平等和尊重的渴望。选择这一段对话，充分表明舒辉波不仅关注他的音乐才华和人生经历，更关注他的人格特质和精神追求。“听见光”的第三层意蕴也就呼之欲出，那就是人与人平等的地位，互相之间的尊重，弱势群体人格的独立与尊严。

通过作者的提问，让被叙述者哲源有机会直接面对镜头，回答读者最关心的问题，破除单一视角的遮蔽，让不同视角、多种观点同时呈现，从而可以从更细微处呈现复杂的、多面的时代。在“看”与“被看”的叙事模式中，在平等对话的场域中，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准确地定位和思考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就像哲源说的那样，如果用简单的标签化的概念给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定义，只能证明给出定义的人认知太简单，没有充分认识到一个鲜活的人以及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在一个复杂的、开放的、多维的认知模型中，我们才会看得更宽广、深邃。具体来说，哲源的成长，不仅仅是个人的努力，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最后能够成长为一个著名小提琴演奏家，离不开每一位支撑、托举他的家人、老师、朋友和数不清的陌生人，离不开构建了丰富关爱残障人士的基础设施的伟大祖国和时代，离不开一个有着浓厚人文关怀的社会氛围。书中既有热情付出、无私授课的当代音乐家群体，还有中国残疾人

艺术团以及残疾人事业中的闪耀着人性光芒的工作人员、盲人艺术家。“听见光”的第四层意蕴，是给予每一位公民尊严和成长机会的蓬勃发展的国家、社会，是壮美的伟大时代图景。

《听见光》的叙事到哲源罹患尿毒症就进入了尾声，但他与命运的抗争仍将继续，他对世界边界的探索、对音乐的执着追求仍将继续。掩卷沉思，我们不禁要感叹舒辉波探索非虚构写作模式的创新，用访谈与叙事交替的形式来构建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复调式书写。作家用一位盲人音乐家的成长经历、与困顿和疾病抗争的鲜活生命故事，展示出充满了不懈奋斗、坚韧不拔、蓬勃向上的生命力，管窥了我国残疾人事业的进步与发展，敏锐洞察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时代风貌和社会进步。这种深刻的社会意义和人文关怀，使得《听见光》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部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时代记录。可以说，《听见光》像是一束照亮内心深处的明灯，一座暗夜航向上的灯塔，更像是一曲激扬的生命交响曲，传递出无尽的鼓舞与力量。

童话经典母题的当下叙写与阐释

——略谈陈梦敏童话集《外星人呱呱呱呱》

■ 郭 艳

陈梦敏童话集《外星人呱呱呱呱》具有典型的童话文本特质，通过对当下现实生活低龄段孩子们生活场景、经历和行为心理等的戏拟、模仿和变形，以生动的童话形象表达了具有鲜明的当下性的儿童情绪、情感和精神状态。具体表现为如下五个特点。

一、通过童话文本重新讲述儿童的基本情绪和心理体验，比如面对欲望，该如何理性地认知；面对胆怯，如何适度地提升勇气；面对未知事物的恐惧，以及如何以一种探求的好奇的心态去面对未知的世界；如何面对自卑以及自卑如何转化为自信；心理暗示对于行为实践的重要意义等等。

《吃花小怪》其实表达了人的欲望和快乐之间的关系。吃花小怪原本觉得吃下所有美丽的花，自己会变得更美丽，但是等到她发现吃了别人的花，既剥夺了别人的快乐，也给别人带来了伤害，同时自己也不会变

漂亮，于是她选择了将所有自己吃的花吐了出来！因为克制了不良的嗜好和欲望，小怪却因为明事理变得可爱起来！克制不良的嗜好、理解他人就能成为一个可爱的人。《今天改名叫柚子》人们往往因为担心自己的能力不敢开始行动，当转换思维之后，尤其是将关注从自我身上移走之后，世界会变得跟以前大不一样！或许柚子是那个允许自己犯错误、有点平庸的自己，接纳自己是最美好的事情。《你会变得柔软》通过冰孩子小盼融化成水的过程，以拟人手法非常形象地表达了童年时期对于很多未知事物的情绪转化过程：不知道不了解时的懵懂、茫然和无感，事情降临时的无措、惊讶与恐惧，渐渐适应和理解事情之后细微的感触与体验，最终通过事情获得对世界的好奇心和独特认知。这是对相同题材作品非常有创意的一次重写。《吞下了彩虹的小乌鸦》讲述了自卑的小乌鸦如何获得自信的过程，吞下的小彩虹实际上是一种让孩子能够自信起来的东西，或者说孩子相信的东西，拥有了自信的人生就会阳光向上，脑洞大开，收获满满。《如果我有好运气》讲述了心理暗示对于孩子的重要性，偶然性和随意性对于小孩子来说往往却意味某种缺乏经验的必然性，由此某些小美好，例如好运气之类的说法就会显得极其重要。文本通过小鼯鼠给小兔子的三次好运气，表达了朋友之间的相互理解、用行动帮助他人的意义。

二、对现代生活的各类场景和现象进行变形和加工，通过软性的方式，讲述人类一直以来的很多珍贵的传统价值观念和认知。比如劳动的快乐，坦诚的意义，友情的可贵。

《丢了笑容的魔术师》讲述了虚拟（虚幻）生存与生活实践之间实质

性的不同，虚拟的往往是一种幻象，而切实地去生活、去做是一种真正的创造，即便是做一件简单的具体的事情，也会获得巨大的成就感和喜悦。对于当下网络化、多媒体的虚拟社交中，物质生活丰裕无虞的孩子来说，与动手有关的具体的劳动和创造之间的生命体验日渐疏离，所以往往会丢了来自于具体动手、身体运动、生活琐事等等带来的很多快乐！《爱吃点心的小妖怪》讲了坦率表达自己的喜好，真实地表达自己正当的欲求，是获得别人理解非常重要的方式。孩子对于精美食物和有趣的游戏往往是难以抗拒的，爱吃甚至于贪吃是天性，如何对待这些很容易被看成“馋、懒、贪”坏品质的天性，对于孩子来说是坦白的表达，正当地获取。对于成人来说，理解、包容和循循善诱可能比一味地说教要好得多。《小吉的口哨声》讲述了拥有真正兴趣爱好的孩子，他的人生之旅会非常精彩，他的口哨声给朋友们带来快乐，自己也乐在其中。

三、通过形象化的童话场景和童话形象，讲述人与人之间珍贵的伦理关系和伦理价值。比如关爱、惦念、体贴、友情、记忆、独乐乐与众乐乐的关系，换位体验与共情等等。

《说晚安的时间到了》讲了朋友之间如何和解，小朋友们经常会因为各种原因闹矛盾，吵闹生气不说话，可是心里又非常惦记着对方，还想和对方继续一起玩。这篇童话惟妙惟肖地描写了小松鼠的纠结内心，最终勇气战胜了怯懦，开口说晚安的小松鼠是有勇气的孩子，而勇气是通往友情和更大的世界最重要的东西之一。《等我找到留声机》更多是一个妈妈的心声，美好的爱好是一种超越于生活烟火之上的心灵悸动，她美妙而动人。即便被烟熏火燎所淹没，最终还是会像那张找到留声机的唱

片一样，发出温柔而动人的声音。《遗忘小铺》是关于童年记忆与童年友情的，人生之旅中，我们注定不断地将各类东西遗忘，这些被遗忘的东西往往会在某个时刻被记起，人的生命会因为曾经的记忆而散发出独特的光泽：友情、爱情、亲情和各色带着体温及呼吸的亲人朋友们。《今天是猫天》讲述了孩子们互相换位思考的重要性，理解与共情往往是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生活智慧。《熊先生去钓鱼》反向写大人对于孩子的认知，熊爸爸以成年人惯常的思维去揣度四个孩子刚刚钓了一会儿鱼就溜号的行为，然而事实却是惊人的反转，孩子们天真可爱，细致体贴而温暖。这样的叙述方式，很能打动孩子，更能触动家长。《小房子睡不着》是讲人与人之间的惦记和牵挂，小房子惦记着大棕熊，尽管大棕熊在别人眼里有那么多缺点，但是因为爱和喜欢，所以的缺点都可以忽略不计。这些对于人际之间的感情来说尤为难得。

四、针对当下儿童生活特点，找到成长空间的认知盲点，有针对性地构建童话文本，让孩子在一个物质主义的时空中，认识到延迟满足欲望的重要性、利己与利他的关系，依然能够通过自己的身心去触摸和感受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比如做手工、实地劳作、感受技艺的过程，为他人着想的利他与利己，付出的涵义……这些都是当下儿童世界所匮乏的。

《我可以有一条裙子吗》讲述了延迟满足欲望的重要性，小女孩在小气巫婆这里要一条裙子，必须通过自己的劳动和努力才能获得。对于现在物质丰富的孩子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观念和体验。《小鸟铃铛花》讲述了小黄鹂寻找小鸟铃铛花的经历，她为了让自己拥有美妙的声音，带着好朋友心爱的东西去求小鸟铃铛花开花。然而在知晓这些东西对于朋

友们的重要性之后，她毅然决定归还给朋友们，在这一拿一还的过程中，小鸟其实经历了人生最重要的价值和认知的选择，在利己和利他之间，她选择了利他。而宇宙万物的规则恰恰非常神奇——利他往往就是最利己的方式，小黄鹂选择了利他反而成就了自己——拥有了美丽的声音、友情和人生。《魔法扫帚放假的日子》里面小女巫青豆和魔法扫帚一如孩子和妈妈在家里的角色，通过这个童话，孩子会产生代入感，从而对自己做自己的事情产生兴趣，对于妈妈的辛勤劳动也有认知。《幸运的小兔丫》通过小兔丫和小伙伴们的互动，表达了付出了多少心意，就能够收获多少回报。

五、拓展低龄儿童的想象空间，用简单却传神的语言塑造出了生动可感的外星人来到地球的故事，童话的内核依然是讲给属于地球的低龄孩子们的故事。

《外星人呱呱呱呱》是一个美丽的童话，热情的地球人和善良的外星人在地球上相遇，两个文明的见面方式很童话，充满着世界大同的欢乐。这也不失为一种对于未来的美好想象。《地球人的友好方式》则以外星人的眼光审视了地球上人们各种没有教养的行为方式，这种讲述很有陌生化的效果，有着高度的辨识度，有益于建构孩子们对于友好方式的认知。

总而言之，陈梦敏的童话依然是在经典童话的路径上一路走来，具有如下的共同特征：1、非现实的叙事框架，通过魔法、会说话的动物、小妖怪、器物等超自然元素构建一个脱离现实的世界。这里的逻辑不受物理规律或社会规则约束，比如吞食鲜花的小妖怪、拥有人的情感的小房子、青豆妖怪和魔法扫帚等等。2、模式化叙事中重复性结构的运用。

比如文本中的童话形象经历的三次、五次的类比性的经历和行为。3、道德训诫的软性处理和乌托邦结局。比如对于人类传统价值观的重新叙写，通过当下儿童更为具体可感的、可接受的童话人物重新阐释古老的观念和价值。4、语言与叙事的简易性。

总而言之，童话的核心在于用幻想形式将生存的基本问题（恐惧、欲望、孤独）转化为可被理解的象征性冒险。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在《童话的魅力》中指出，童话帮助儿童通过幻想演练现实挑战，是一种安全的风险体验。童话是对虚构与真实演绎得最为彻底的文本，这个文体可以非常堂而皇之地逃离现实生活情境，或者对现实生活情境进行夸张、变形和扭曲等等，同时又对现实有着最为深刻的隐喻——用最不真实的故事，揭示最本质的人性真实。

渐入佳境的叙事艺术

■ 李 浩

我说的渐入佳境首先来自于《听见光》的阅读感受，开始部分的叙述是建构的、平缓的，甚至略略有些常规，但随着故事的铺展特别是琴声在文字中开始它的萦绕之后，那种“佳境感”便一点点地呈现，甚至是在螺旋上升，高潮叠起，到后面，我甚至感觉舒辉波的文字始终处在高音i的位置上盘旋，并且偶尔会向更高处探伸……我说的渐入佳境，还来自于它的故事波澜，当哲源在父亲的亲自指导下练琴并构成内在张力的时候，当哲源“如鱼得水”地进入到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然后又决定要离开艺术团去继续深造的时候，当哲源开始英语的学习并与父亲再次发生冲突的时候……作为盲人音乐家的哲源是一个有故事的人，而作家舒辉波不仅有效地打探起了这些故事还为它们建立了层叠的推进关系，让我们在他写下的文字中欲罢不能，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牵引的力量。渐入佳境，它还呈现在情绪情感的建构上，它同样有步步楼台的感觉，有

着一个又一个的涡流。阅读到“辛德勒的名单”，哲源姑妈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姑妈了的时候，我承认我被深深地触动；当《神秘园》的演出获得成功，让现场所有的观众都深深沉浸在暖暖的感动之中的时候，我承认，我再次被深深触动；当刘培彦老师甚至到地下室里为哲源上课的时候，我再次地、再次地被深深触动。这些点，也构成着佳境。另外一层的佳境渐入则是盲人艺术家哲源的艺术成长之路，他的演奏从初步到稳定，到得到承认和遭受挫折，到一步步地寻找名师和更变自己，到渐入佳境，到在佳境中再次地、再次地上升。在这里，我可能要对舒辉波的艺术能力表达个人的赞美，人物传记，受困于人物成长中的故事发生，那种渐入佳境之感、步步楼台之感和情绪情感叠加上升之感是很难建立起来的，而他，做到了。而他还能把多重的佳境渐入整合在一起，合力着向更高处推进，这一点是我佩服的。这可能得益于他之前的小说写作的训练，也得益于他对哲源故事的熟稔和精妙取舍。

我要说，这是我在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家的写作中，读到的最有深度和思考力的一部书，它甚至会让我部分地“遗忘”这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而将它当做一部像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烁时》或《三大师》那样的传记作品来看。它不匮乏儿童性，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它匮乏儿童性，而是愿意向读者朋友们指认：它是一部有思考和追问的书，有审视和开掘的书，它的深度和厚度是可以与一般的成人文学所媲美的。近些年来，我阅读过大量的中国儿童文学，也为中国儿童文学作品写下过数十篇批评文章，但谈及深度和思考力的还是第一次。在这部书中，其思考力来自哲源对于生活的敏锐感受和内在的真诚，我们必须承认盲人艺术家哲

源在这点上的贡献是极为巨大的，他的言说和自我追问中携带着思考的力量；它的思考力还来自作家舒辉波的敏感和敏锐捕捉，他善于从哲源的话语中捕捉到那些带有思考性、反思性和坦诚不避的点，然后将它有机地镶嵌在、融解在文字中。它的思考力还呈现在作家舒辉波对于艺术家和音乐艺术的理解、追问和审视中，在他对于哲源故事细节的铺开和把握中，在于作家适度的文字延展、情绪延展和思考延展中。我可以随意地枚举这本书中有思考向度的句子和细节，譬如“G弦之歌”中的第12小节中的某些段落，“寂静之声”第12节中结语部分的文字，“辛德勒的名单”一节中哲源对于“特殊照顾”的享受和深恶痛绝，譬如每一次作家和艺术家之间的问与答……“寂静之声”一节，哲源说他一直在寻找小提琴，直率、真诚的舒辉波提出他的疑问：一直在找？你有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说法？而哲源的回答是：我剖析过自己，生活在这个健全人为主的世界上，盲人的内心其实敏感脆弱而自卑。但是，我总觉得自己不一样，既和健全人不一样，哪怕就是在普通的盲人中间，我也会觉得自己不一样，有点儿自命不凡的意思，仿佛身负天命，我要寻找到生命中的一样东西……而舒辉波则以理解的、认同的语调谈了自己的同样“负载”。我们可以说，在这部书中，作家舒辉波和盲人艺术家哲源提供了平等的、棋逢对手的思考能力与认知能力，正是这种相得益彰“抬高了”《听见光》的深度与厚度。之所以我在提及艺术家哲源的时候反复地加上“盲人艺术家”的定语，还是因为“盲人”这个充满着黑暗感的词对于艺术家哲源的种种赋予，包括敏感、疼痛和由此带来的种种艰难。它也是这篇文章中别具深度和厚度的一个支点。

我还要称赞或者说赞美作家舒辉波在这篇传记文学中的情感投入，在我看来正是他的这种情感投入才能让我们跟着他和艺术家哲源一起听见了光，一起得以进入到哲源的世界里去并与他一起“感同身受”地感知着这世界、这生活、这命运中的美和爱，疼痛与残缺。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在谈论文学的标准时说除了作家的基本才华之外还有思考价值、技艺的外在之美和作家的真诚，他把作家真诚放在了标准之中——我越来越认可他的这一标准，是因为我也越来越多地体会到作家的真诚对于文字和文字呈现的巨大影响，包括在虚构的和非虚构的作品中。我在《听见光》的这部书中读到了真诚，正是这种真诚的情感投入才使我们得以窥见哲源的世界中的光和黑暗，窥见他生命历程中可见的和几乎不可见的种种。在这部书中，作家舒辉波用极有情感内含的语调写下疼着爱着哲源的姑妈的死亡，他这样写道：“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姑妈了，没有姑妈伸向的那双温暖而可靠的手了。一个人住在王老师的房子里，多出了很多时间，也多出了许多寂寞，尤其是在想起姑妈时，让他觉得时间难挨……”“到了夜晚，房子里仿佛还有隐约的琴声没有回到琴盒，仍旧在四处游走，走到哲源的耳朵里，就变成了《辛德勒的名单》的旋律。哲源躺在床上……”这些美妙的文字中包含着百感交集，包含着作家在这里伸展出的神经末梢以及与传主的身体完成的“血肉相连”，包含着作家在文字里投入的真情，它写给阅读者，更是写给自己。在阅读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的神经末梢也是跟着张开的，它捕捉到了其中的种种贮存。

我可能还要提及舒辉波在《听见光》这部书中包含着的励志性，它让我们看到“听见光”的路程中所遇到的疼痛和艰辛，以及盲人音乐家

哲源身上的那种坚韧毅力和不屈。更为可贵的是，这本书里的励志性不是贴上去的，不是浮在文字表面的，而是始终是由底部生发的，因而更为真切感人，因而它更会让人真正地受到触动。我可能还要提及舒辉波在《听见光》中精心放置的音乐知识以及对它的熟稔，这一部分可能是舒辉波在采访中、采访后才完成的资料萃集，但他没有将这些知识简单地拼贴在文字中，而是将它融解，成为文字的整体，成为文字中有光的闪烁。这一点，我也颇为敬重。我还有看到——不过我不准备把我所有的看到都一一地枚举出来，我相信认真、聪慧的读者会比我读得更深、更透、更有启示性。

慢节奏美学

——林彦《九歌》引发的思考

■ 孙建江

林彦的《九歌》是我读过的儿童长篇小说中，叙述节奏最为缓慢的作品，很特别，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

一、成长话题

作品中儿童成长应该快，还是应该慢？或者说，作者是通过若干大事件、大场景、大悲大喜来映衬儿童的“快”成长，还是围绕一些小场景、细碎事情、生活片段来呈现儿童的“慢”成长？其实，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关键在于这种成长，是否与作者笔下的故事融为一体，形成自足的艺术空间。只是，事实上选择后者的作者并不多。

这部小说讲述的是上世纪80年代江南小城栖镇一群孩子的成长故事。栖镇有一条旧街，旧街上有一个专门收养弃婴的保育堂，故事围绕着保育堂展开。男孩阿黎，三和尚，阿黎的姐姐二月、四月，还有妹妹七月，

都是保育堂收养及其有密切关系的孩子。养父沈自强是个数学天才，专注求证世界性数学难题“黎曼猜想”，一场意外的火灾，烧毁了保育堂和养父的手稿。在养父离开的日子里，无论生活如何艰辛，孩子们都紧守着对养父的承诺，写诗、上学、采茶、游戏、养鸽子、学昆曲，并以孩子特有的快乐、友爱和良善，直面周遭，直面生活，直面未来，直至养父归来。

《九歌》篇幅比较长，计20余万字。这个篇幅在当下的儿童文学创作中，不算多见。全书共九章（九歌），九章开头均有一首诗。九首诗是九个引子，也可以说九首诗是九个“压缩的母本”，九首诗后面的正文是对应阐释、对应说明和具体细节呈现。九首诗有54个注释，也即54个小故事。54个小故事之间，纵横交织，旁出斜溢。整个故事几乎没有主要情节线，叙述以保育堂为基点，呈网状散开，枝杈繁多。有时，讲述一个故事，讲着讲着又荡开了，又讲到了吃，讲到了玩，讲到了景物，讲到了音乐，讲到了戏曲，讲到了古诗，讲到了掌故……不一而足。叙述的起点和圆心是保育堂和孩子，故事多日常、普通、细小。但唯其如此，才更显得真实。

这是上世纪80年代江南小城栖镇的故事，这是保育堂特殊儿童群体的生活故事。日常、普通、细小的故事串连起来又组成了一个大故事。虽然日子不尽如人意，但小主人公们并没有向生活低头。苦中有乐，泪中有笑，悲中有喜，暗淡中有希望。而这，恰恰是一种成长，一种“慢”成长。这种成长与作者营造的艺术空间是吻合的。

二、阅读话题

小说是讲故事的艺术，这自然是不错的。小说这一文体之所以能够独立存在，核心要义在于它的故事性。不过，故事性不是齐整划一的。有的作品故事性很强，有的作品故事性一般，但并不影响它们成为小说。

儿童文学是很特别的文类，其特别之处在于它的阅读群体是儿童。儿童文学通常强调好看好读，好看好读其中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故事性。大多数儿童喜欢故事性强的作品，这是事实。但我们也不能就此反过来说，故事性不强的作品就没有读者。作者和读者是一种特殊的关系，是一种双向交流。每一部作品都有它的隐含读者，阅读的选择因个体差异而有所侧重，故事性不强的作品有自己的隐含读者，这也是事实。而且，很多时候，这类隐含读者对气息吻合的作品反而更执着，更倾心，更投入。他们渴求的恰恰是这类故事性弱，感悟、琢磨、回味、拓展空间大的作品。儿童文学中，当然也有这类作品。比如《影子》（安徒生），比如《鱼幻》（班马）等。

《九歌》这部作品，写了年代印记，写了人情世故，写了生活重负，写了江南风俗，写了市井烟火，写了纯真童年。全书九章里，每个章里都有民俗与文化的知识点。中国典籍《楚辞》《诗经》《游园惊梦》《长生殿》《陶庵梦忆》《东京梦华录》印记和昆曲、评话、茶道等中华文化元素，随处可见。是保育堂的故事，是被领养儿童的故事，又不仅仅是这些，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部江南童年生活的小小百科全书。

我想说的是，创作是多元的，故事形式也是多元的；读者的阅读是

多元的，读者的阅读接受也是多元的；大众不能替代小众，主流不能涵盖一切。具体到一部作品而言，重点在于，这个故事是不是一个艺术整体，是不是倾注了作者的情感投入，是不是拥有自身的独特魅力。倘从艺术整体、情感投入和独特魅力这三个维度看，《九歌》无疑是具备的。这也正是这部作品让人印象深刻的缘由。

三、审美话题

《九歌》的叙述节奏比较和缓，故事性不强。这源于故事的网状结构，作品没有一条贯穿始终明确的情节线。即使最后第九章，数学家养父沈自强出狱归来，原来当年房子失火的肇事人并非养父，而是另有其人，谜底揭晓。这一章本身当然不错，也是九章中最有故事性的一章。但作者并没有将这个谜底与整个叙述形成一条情节线。两者之间没有必要的暗示、烘托和铺垫，仍是一段相对独立的描述，整个故事也并非围绕养父离去和归来而展开。

本书第八章中有一段对鸽子的描写。“鸽子是有记忆的，哪怕飞到千里之外，也能准确地记住鸽巢的方向，记得栖镇高高的两根桅杆。但是鸽子记住的只是零碎的点，例如双塔、呼哨、米粒、男孩阿黎与三和尚的身影，它们的记忆没有一根线，即使每天从无数的天井和窗口掠过，看见的故事一段接着一段，也不可能把前因后果串联起来。”这很像本书结构特点的隐喻。

这部作品的网状结构特点是明显的。具体来说，这个结构就是九章中九首诗（引言）和九首诗后面的正文（对应阐释、对应说明和具体细

节呈现)的关联和对接。诗与文,彼此叠加,彼此互衬。诗中有文,文中有诗,相互关联,往复循环。

篇幅长,节奏慢,是这部作品的基本面。尽管没有一条贯穿始终明确的情节线,但作品的整体叙述风格是统一的。缓慢、低徊、绵密、细碎,字里行间带着淡淡的忧伤。

作品述诸读者的是特定艺术空间里的一段故事、一个片段、一则典故、一句古诗、一曲唱词、一抹意象和一段故事讲述者的想象和感悟,强调的是随时随地、随处可见的点滴渗透。

这样的文字很多,兹略举几例:

在诗词里,折一枝杨柳,唱唱阳关或者骊歌,说的皆是离愁。这种愁看起来牵牵挂挂,弱不禁风,底子里却系着一脉汉唐风韵,颜筋柳骨。“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从《诗经》到阿黎笔下的《采薇》,杨柳一直在喋喋不休。(《杨柳依依》)

天井,把夜切出一个干净的表情,没有星光。

但是阿黎感觉银河正在头顶流淌——因为穿过了光年,三哥此刻走进了保育堂,走到了他和母亲的身边。(《银河在头顶流淌》)

三和尚站了起来,也望着夜空。

夜很静,河汉低悬,而在星光之上,一定有个声音在悄悄地歌唱(《骊歌》)

古诗不只是古诗，古诗与阿黎创作的诗作联系到了一起。景物不只是单纯的景物，景物的背后是人的神情、人的状态、人的心境。人的动作融入到了夜空的安谧之中，人成了一道风景。主客一体，物我同一。

这里的描述，呈现的是一种慢节奏状态。而这种描述，与作品网状结构的慢节奏推进是吻合的。

快是一种美学，慢也是一种美学。

儿童文学叙述需要快节奏，也需要慢节奏；需要跌宕起伏的快意倾泄，也需要舒缓悠然的点滴浸润。

《九歌》是林彦歇笔多年后的复出之作。这部作品是如此地与众不同，以至于它成了当代儿童文学的一个独特存在。

湖北青年作家湘行日记

■ 刘益善

1986年11月6日 星期四 雨

早上7点半乘车从东湖省文联大院出发，到武昌火车站。在候车室，此行到湖南湘西的湖北省青年作家聚齐。领队的是省作协青年工作部的主任朱莎莉，成员有搞理论的於可训、程文超、李运转，写小说的有吕运斌、陈应松、周元镐、彭兴国、叶梅，写诗的是我、董宏量、梁必文，写报告文学的是田天。还有一个张小龙同行。这是湖北省作家协会单独建制，从湖北省文联分出来之后所开展的文学活动，挑了十几个省内的青年作家外出学习取经。

上午8点20分，列车从武昌站开出。这一拨湖北的文学才俊聚在一起，哪还有不热闹的？大家谈天说地，共话文学。於可训、程文超、李运转分别是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学院、华中工学院的文学教师，他们谈得更多的是文学新潮。

中午12点半列车到达长沙，我们找地方吃了饭，然后我们去往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作协是小作协，接待我们是公事公办。一个工作人员把我们带到湖南省戏剧研究所的客房。一间大房子，外间是10多张床，里间有两张床。朱莎莉与叶梅住里间，我们男人全住外间。

我们住下后就睡了一觉。下午4点后起床，雨停了，就到长沙街上转了一圈。我在书店买了一本书。

晚上找了一间小店吃饭，大家喝了几杯酒。回到房间，又在下雨，就在房间讲故事。湖南作家未央、叶蔚林、谭谈来看我们，到底是文学人，在一起亲切。

未央是《长江文艺》的老作者，他在抗美援朝战场写的诗《祖国，我回来了》发表在五十年代的《长江文艺》上。我还告诉他，在我们资料室里，有一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五十年代出版的《祖国，我回来了》的诗集。他高兴异常，说他自己都没有这书。我答应回武汉后给他寄几本。

1986年11月7日 星期五 雨

湖南作协没有安排人带我们参观游览，我们只能自己管自己。我们中间有一个张小龙，是湖南人，对长沙熟悉，就当向导。张小龙带我们到了湖南省博物馆，看了马王堆出土的文物和西汉女尸陈列室。这个两千多年的女尸静静地躺在陈列室里，古人的防腐技术可谓高超。

11点时，与董宏量到湖南文艺出版社，看望了弘征，也见到了编诗歌的颜家文。他们都淡淡的，我们也是礼节性的拜访。

下午3点，大家乘车到岳麓山，在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感受毛主席青年时期抒发情感的豪情。

晚上，叶蔚林和残雪到住所来访。叶蔚林说残雪是湖南出现的写小说的现代派的作家。残雪是长沙街道上的一个年轻女裁缝，把小说用铅笔写在练习本上，我看到她在小说里写一个人耳朵里长出一棵树，不得其解。后来，残雪领我们几个人走很远的路去访徐晓鹤，徐不在家。遂回住所，看了一会儿书。

1986年11月8日 星期六 转阴

吃过早饭，湖南省文联派车把我们接到省文联大院内的会议室，湖南湖北两省作家开座谈会。湖南参加的有未央、叶蔚林、谭谈、弘征、凌宇、钟铁夫、张新奇、蒋子丹、徐晓鹤、何立伟、刘舰平等，阵营强大。湖北到湖南学习的青年作家都参加了。朱莎莉代表湖北青年作家向湖南作家问候，表示了向湖南作家学习的愿望。未央表达了湖南作家欢迎湖北作家的意思，今天的会是两省作家交流创作经验，互相学习的一个好机会。接下来，两省作家各自谈了一些创作的体会，几个搞理论的评论家谈了一些新的文学观念问题，大家还交流了两省文学的情况。座谈会一直开到中午才散。

在开会的中途，我离会到同楼的《湖南文学》编辑部拜望了王以平、刘云，到理论研究室拜望了李元落。

下午，大家做好准备，明天离开长沙到湖南的地县去学习。我约了几个人到长沙街头逛了逛，一直逛到吃晚饭时才回来。

晚上，於可训和我们几个写诗的在房间里谈湖北的诗歌创作，特别是谈湖北诗人写小说、创作要出新的问题。文学创作，没有新意就没有生命，要寻找一些怪一点的东西。

1986年11月9日 星期日 晴

早饭后，我们一行人背着行李，来到了长沙汽车站，坐上了长旅游车，离开长沙向常德进发。我们这是一个旅行采风团，现在人员有点变化，张小龙与李运转在长沙不走了，而湖南的张新奇与徐晓鹤加入进来。张新奇与徐晓鹤是湖南的活跃作家，有他们的加入，我们的团队更加热闹了。

旅游车很舒服，但到了常德，就有点扫兴了。下车后，步行了近一个小时，才到常德地区招待所。全部人员入住后，才上街吃饭，此时已经是下午3点钟之后了。下午没干什么事，与几个人打扑克牌。

常德地区文联的负责同志上门看望大家，湖北来的这一拨人都年轻，影响力都一般，也正常，我们也应该低调一点。

晚饭后，在招待所院子里，跟几个人骑三轮车，似乎没事干，又都年轻，我把裤子撕破了。晚上洗澡，开始时没有水。洗完澡后，就聊天，看点书。

1986年11月10日 星期一 晴

早饭后，我们非常紧张地赶到常德北汽车站，乘上长途汽车朝索溪峪进发。司机有点不靠谱，8点半开车，9点是又把车开回来，说是差个零件，而且态度很不好。汽车很破，沿途拖拖拉拉，一直到下午3点才到达索溪峪。

索溪峪原来是湖南慈利县的一个生产大队，后来搞旅游开发，来旅游的人多，现在变成了一个小镇子。镇子上有许多的招待所和小饭店，房子做得很漂亮。

我们住进索溪峪电影公司招待所，条件还不错。

下午，我到小街上转了一下，人多，都是来旅游的。晚饭后，在房间和几个人聊了会儿天。有点累，10点就上床睡觉。

1986年11月11日 星期三 晴

早饭后，离开索溪峪向张家界。周元镐负责车辆，他租到了一辆面包，我们十来个人坐，比较舒服。索溪峪到张家界沿途有不少景点，我们一路看过去。

第一站到宝峰湖景点，属张家界武陵源区辖内。我们攀着陡峭弯曲的山路和台阶，爬到一处绝壁的顶上，放眼望去，四围皆山，险峻雄奇。群峰之中，有一个大湖，清蓝色的湖水，透亮晶莹，真正是高峡出平湖，宛如仙境。我们从峰顶下到湖边，买了票，乘机帆船在湖面巡游。我们看到湖上有鸳鸯鸟在一对对地嬉戏游弋，远处有瀑布飞流直下，听说电视剧《西游记》中水帘洞就是在这里拍的。

离开宝峰湖，第二站到十里画廊景点。在一条十多里的山谷里，两边都是奇峰秀岭，峰岭上的岩石看上去，似鸟似兽似人，千姿百态，万象奇景。从山谷中的小路走一遭，看尽了十里画廊。

离开十里画廊，面包车拉着大家到了水绕四门景点。下了车，在一个食堂吃了饭。这里已是张家界景区中心地带了，面包车用不上了，就结了账让司机把车开回去了。我们一行人，背上行李，步行走向张家界。沿途林木葱郁，溪水潺潺，山势雄伟，美不胜收。朱莎莉和叶梅两个女生背行李有些吃力，吕运斌个子大些，就帮她们背着，野莽为了捉弄吕运斌，把自己的一个包递给吕，说是叶梅的，让吕背上，吕没说二话就背上了。朱莎莉看吕运斌负重太大，就请了一个挑夫，把吕运斌背上的

行李和大家的一部分行李挑上。我们边走边看，高大险峻的绝壁铁青着脸，突然却有一丛黄叶在黯青的林子中绽出微笑，一抹红林闪过一道火线。那些高耸的山峰像巨大的参天竹笋，双峰连体，刀劈山峦，这里是张家界的主要风景了。

下午3点，我们到达张家界市区，其实也只能算个镇子。住在翠楼宾馆，条件不错。

到旁边一个小餐厅吃饭，长沙文联的卢建中加入进来，因为徐晓鹤和张新奇回了长沙，剩下的行程由卢来陪我们。我给妻子写了一封信，托回长沙的张和徐带到长沙寄出。卢建中长得像电视剧《武元甲》中的陈真，我们大家都喊他陈真了。

小餐馆不大，今天生意不好，只有我们一桌客。大家观赏了美景，高兴起来，点了一桌菜，还买了一些散装酒，就放开喝起来。此行於可训1947年生，是大哥，他带领大家喝得高兴。两个女生朱莎莉、叶梅也兴趣不减，还唱了鄂西民歌。陈真像他的角色一样，是个武侠，喝得畅快。餐馆里只有一男一女两个服务员，男的是厨师，女的端菜送饭，一直招呼到我们酒醉饭饱离开饭馆。

回到翠楼宾馆，刚进房间，突然领队的朱莎莉叫起来：不好了，我的包包不见了。朱莎莉的叫声立即惊动了所有人，大家知道，朱莎莉的包包里装着我们这个团队的所有旅差费，如果丢了，我们下面的行程就不好办了。

我们围着朱莎莉，叫她不要着急。朱莎莉说，这个坤包她一直背着不离身的，里面装着两千五百多块钱，是所有的活动经费。如果找不回来，就让陈真想法找长沙方面借些钱来，她叫她爱人想办法把这钱寄过来赔上。

於可训和陈真让大家安静下来。我们刚从小餐馆吃饭出来，这钱可能丢在餐馆了，我们马上去餐馆寻找。他们一说完，大家就急急地跑到小餐馆。

进了小餐馆，屋里只剩下厨师一个人了，见了我们，他说你们有事吗？我们说，我们有一个女同志的小包包掉在这里了，你见到没有？他说，我们收拾房间时，没有看到啊！问那个女服务员呢？他说，她已经下班了。要不，你们自己进去找找吧！我们就到我们吃饭的房间，到去找了一遍，没有。找不到，大家只好回去了。陈真说，我带你们去派出所报案吧！于是，陈真带着於可训、朱莎莉、叶梅等几个人去派出所。厨师也锁了餐馆的门回家去了。

我对这事有点怀疑，按说这事刚刚发生，我们只到过小餐馆，这包包应该就在这餐馆里。一伙人去派出所时，我拉住董宏量没有走，我两悄悄站在小餐馆旁边的树影里，我对董宏量说，我们在这里守着，看看还有什么情况。

我和董宏量在树影里站着，像潜伏的哨兵，也不说话。大约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人影影绰绰地走过来，直接走向小餐馆，我们看到他正是厨师。在厨师走到小餐馆的门口，掏出钥匙开门之际，我和董宏量走到他的身边，他吓了一跳，问：干什么？我说我们的包包丢在这个餐馆了，包包里面有钱。我们的人去报案去了，我俩守在这里保护现场。厨师顿了顿说，啊，是包包掉了啊，如果掉在我们餐馆，就一定找得到的。

厨师的话让我们松了一口气，这钱肯定能找得回来，你听他那口气，说明他知道。我们说，那好，你开门我们再看看。厨师开了门带我们到了厨房的一个柜子跟前说，你们把柜子打开看看有没有？我们把柜子打开找了一遍，没有。厨师有说，你们把柜子里的桌布打开看看？我和董

宏量把柜子里叠好的桌布打开，一只女士用的小坤包露了出来，正是朱莎莉的包包。厨师说，我说吧，既然掉到我们餐馆，那就一定找得到。

这时，於可训、陈真、朱莎莉、叶梅等人带着派出所的一个年轻的警察过来了。我和董宏量告诉他们，包包找到了，并让朱莎莉当着大家的面打开包包，看里面的钱少了没有。朱莎莉打开包包，数了钱，说不差。有人还说谢谢厨师，我没有说谢谢，厨师开始不是说包包没有掉在餐馆么？但我没有做声。

张家界之夜的一段插曲。

1986年11月12日 星期三 雨

早上7点半起床，由于翠楼宾馆伙食极差，周元镐联系到一家土家族饭馆，让大家吃蛋炒饭。上午9点出发，我们一行人前往黄狮寨。天在下雨，黄狮寨最高的地方据说海拔有一千多米，从山脚往上爬，有一千九百五十六级台阶。

既然来了，还能退却么？大家摩拳擦掌，系紧鞋带，冒着小雨向山顶攀登。陈真在前面领先，於可训、陈应松、野莽、程文超紧随其后，吕运斌照顾朱莎莉和叶梅，继续帮她们俩背东西。我和田天、董宏量、梁必文、周元镐在后面不慌不忙地一步一步地向上爬。沿途风景无限，奇峰异石，令我们感奋无限。离顶峰不远啦，我们已经外衣被细雨湿了，内衣被汗水湿了。我心跳激烈，四肢酸软，咬紧牙关一步一步攀登石阶，每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努力。终于，我们攀上顶峰了。站在峰顶，极目四望，云烟缭绕，林木苍翠，天高路远，觉得自己脚下有不尽的征程。这里的人说，不上黄狮寨，等于白来张家界。

好像上山容易下山难一说不确，我感到从黄狮寨下来比上黄狮寨要

容易，也许是心理作用。下到山下，已是下午1点钟了。找地方吃了午饭，大家稍事休息，带好行李，乘下午3点的汽车离开张家界，前往大庸县。到了大庸县北火车站，乘5点40分的火车前往古丈县罗依溪镇。

一下火车，有不少召客住宿的男女围上来。我们在车上认识的一个列车员，到罗依溪下车回家。他把我们引到喇叭冲他们自己开的旅社，吃了一顿舒服的晚餐，但睡的是硬板床，被子很有点脏。

1986年11月13日 星期四 雨

早上在旅社吃的是面条。与旅社结账后，大家带好行李，步行到猛洞河水边码头，坐上8点20分的旅游船，向古镇王村行驶。旅游船坐得好舒服，观看猛洞河沿岸的风景，湘西的村落，树影炊烟，牛哞狗吠，尽收眼底耳边。那景象，与鄂西恩施相像。

船行一个多小时，到达王村镇。船拢岸，走过长跳板，爬一段近百米的河坡，就进了镇子，住进了镇子里条件最好的宾馆。陪同我们的湖南人陈真说，谢晋拍电影《芙蓉镇》时，剧组的人员都住在这宾馆里。我们住的是单间，而田天住的房间是刘晓庆当年住过，田天犹如中了大奖。

住下之后，10点半钟，大家再上旅游船，沿猛洞河往上游行驶。进入山地了，两岸奇峰异石，秀美雄伟，有三峡和漓江的气势。两岸时有猴子出现，手掌遮额，朝游船眺望。

两岸绝壁上有不少洞，有一个洞叫龙洞，游船靠近龙洞，游客再换乘小木船进洞。龙洞是一处钟乳石洞，洞顶和洞壁上有许多奇形怪状的钟乳石，似人似物如云如画，妙俏无比。但这洞还没有完全开发出来。

从龙洞出来，再上游船，返回王村。午饭是在旅游船顶上吃的，鲤

鱼是从猛峒河上的渔民船上现买的，猛峒河水煮猛峒河的鲤鱼，味道鲜美。

船靠王村，回到宾馆，已经下午3点多钟了。有的人睡觉，有的人聊天。我就一个人把王村镇走了一遍，镇子是一条长街，从河边码头开始，朝上走，有两座教堂，房屋都比较古老，街上有卖米豆腐的，有各种各样的小商店，有一种古色古香的味道，怪不得《芙蓉镇》在此选景。

今天旅行愉快。

1986年11月14日星期五阴雨

上午，采风团没有安排外出，全体人员集中在於可训房间里开会。回忆主题是这几天的参观学习感受和对我省文学创作现状的看法。

多数人的看法是我们湖北的文学与湖南的文学有差距，湖南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很多。湖北的文学创作缺少突破，缺少怪奇的东西，引不起人们的注意。於可训提出，创作要在形式上下点功夫，在感受生活和表现生活方面要有审查意识。

中午，大家提前在宾馆吃了午饭，然后拎了行李离开王镇，乘12点钟的机帆船向保靖县出发。天在下着小雨，一群人坐在船舱里，河道不宽，但有的地方水很急，河浪拍打着木船啪啪地行进。一拨人在打牌，争上游，我玩了一会儿，让给别人玩，借着船舱的余光，在读残雪的小说《苍老的浮云》，体会她的奇怪的写法。

下午4点钟，船到保靖县码头，上岸后进城，走了好长一段路，到了汽车站，由周元镐去租车。周元镐喜欢小美女，他租到了一辆面包车，司机小王是一个19岁的女孩。与小王聊天，小王说，她承包了面包车，每月只交100元的承包费用，她每月可赚2000元。不得了，她半年就可

成万元户啦！

我们坐小王的面包车，从保靖出发，于晚上7点到达花垣县，停车吃晚饭。找了一家个体户餐馆，吃火锅，有豆腐、鱼块、猪蹄和青菜，辣，湖南人的吃法。

吃完晚饭继续赶路，今天的目的地是花垣县茶峒公社，沈从文写《边城》的地方。小王开车不敢开快，问她，她说学开车才一年。面包车不紧不慢，到晚上9点半才到茶峒公社。

这里的行政机构是公社，我们去找组织，到公社把书记找到了。公社书记派人把我们送到河对岸的旅社，属四川境内了。

茶峒公社的人把我们送到旅社后，就走了。

夜的小河边，一家孤零零的旅社一排房子。房子里的灯还开着，却没有人。我们喊了半天，才看到一间房间打开了，一对男女从房内走出来，那女的一边走一边扣衣服扣子。周元镐说，我们来得不是时候，扰了人家的好事。

于是，登记房间，大家进房，住下来，一夜无话。

1986年11月15日 星期六 阴

早上起来，在河边照了两张照片，与陈应松、田贞见、梁必文等人。然后到小街上转了转，这地方是四川省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洪安乡，是个古镇，但街很小，一会儿就转完了。与洪安紧邻的是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而河对岸是湖南省花垣县，真正是一脚踏三省的地方。

回到旅社，有人已经打听清楚，昨夜扣衣服的那个青年女子是旅社老服务员的女儿，那个男子是旅社的主任，主任已经有家了，他们昨天干的事情一目了然了。我们只是笑笑而已，大约是司空见惯了。我们很

快结了账，拿了行李到了河边。

这条河就是《边城》中翠翠和爷爷摆渡为生的白河，又叫清水江，出花垣县流入酉水。河上有渡船，一根拉索连接河东河西。四川在河西，湖南在河东，我们登上渡船，手扶拉索，从河西渡到河东。河中间有一块地，长满了树与草，陈真说，解放前那是三省不管的地方。现在叫友谊洲，属四川省管辖。

我们到了茶峒街上，在公社文化站办的餐馆里吃了早饭，辣椒太辣。餐馆的主人姓吴，既然是文化站，就多少爱好文学，听说我们都是作家，表现出了无限的热情。饭后，他主动当向导，带我们到白河边上游览。电影《边城》拍完后，那些搭建的景观都还保留着，成为游人的游览景点。我们看了翠翠的村庄，看了吊脚楼，想像着那个美丽的湘西女孩翠翠。

沿着河边走了一段，我们到茶峒街上转了一上午。这地方的民风淳朴、纯粹、善良，人都很好。我在小镇书店买了《宋人轶事汇编》三卷和《橡皮》《傻瓜吉姆佩尔》。於可训兄知道了，赶去买《宋人轶事汇编》时，书店说只进了这一套，一直没有卖出去，这次被我买走了。

下午3点钟，我们坐上汽车离开茶峒到了花垣县城。在汽车站，我们又碰上了开面包车的女司机小王，还是包她的车载我们去吉首。这一段路有70多公里，下午5点15分出发，晚上8点前肯定可以到达。吉首是湘西自治州的首府，是湘、鄂、川、黔四省边区的中心城市，是湘西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

女司机小王能开车，却不会修车，在这70多公路的路上，面包车坏了三次。每次车坏了，小王把车停在路上，请过路的司机帮忙修理。被求的司机见是个女孩子，都停下自己的车帮忙修理。修好了，小王就载

上我们赶路，但一会儿车又开不动了，就又请过路的司机修理。如此反复三次，第三次车坏在一个小村庄边，先有两个司机停车帮我们修，都没修好。

我们在这个小村边停了3个多小时。我们下车后，一群村民围着我们和车看热闹。村庄的房子都是茅屋，我们和村民聊天，知道这村土地少，村民很穷，村里没有电灯。有一个小伙子，洋洋自得地抱着一只两喇叭的收录机，放着迪斯科磁带。在迪斯科音乐里，我们中的几个人，就随着音乐跳起舞来，村民们看稀奇，鼓起掌来。

没有吃晚饭，大家肚子饿了，问村民有什么吃的没有。有一村民回家端了一脸盆煮熟了的红薯，五毛钱卖给董宏量，于是大家就分吃了。红薯是冷的，吃了后肚子里胀气，就放屁。

终于小王又拦下一个老司机，老司机这次帮我们把车修好了。我们的面包车又开动了。但好景不长，在离吉首大约10公里的地方，面包车不争气地又抛锚了。这次坏得比较彻底，是一根车轴断了，小王急得直哭。这时，已是凌晨两点钟了，四处黑夜无星光，冷风侵袭没遮挡，我们就跳脚搓手取暖。前方有一亮光射过来，是一辆车来了，大家就一齐呼唤招手，车到我们跟前停下了。这是一辆三轮小货车，俗称小三马。司机下来，看了断了的车轴，答应到吉首后让汽车修理店派人带着轴来换。司机答应把我们十多人带回吉首。

可怜我们十多人抱团挤在小三马狭窄的货车厢，又没有顶篷，忍着冷风和饥饿。我们把朱莎莉和叶梅放在车厢中间，保护两个女生，大家互相拥抱着，小三马一会儿把我们送到州城招待所。

住下后，我们骂周元镐，找这么个没有经验的女司机，让我们吃这么多苦。没有吃晚饭，大家很快就睡着了。

1986年11月16日 星期天 晴

睡到早上8点，周元镐把大家喊起来吃早饭，招待所的馒头稀饭都是冷的。吃饭时，周元镐告诉大家，昨夜里州城里的汽车修理厂派人把小王的面包车换了零件，小王早上已经来和他告别了，我们的租车钱已经与她结账了，小王让他转告她对大家对她的谢意。

早饭后，我们换了较好一点的房间。上午继续睡觉，睡不着的上街溜达或者聊天。

下午1点，采风团租了一辆小交通车，前往凤凰采风。车沿着我们昨天晚上来的路走了一段，到了矮寨。矮寨下面是悬崖绝壁，看下去是万丈深渊，我们都吓出了一身冷汗。昨晚我们坏车的公路，离矮寨不远，如果车在矮寨时抛锚出事，掉下矮寨，那我们一车人就全部报销了。

看了矮寨，车到一处隆洞，洞叫奇梁洞。这个洞才开发不久，进去后很大，气象万千，比桂林的两个隆洞还大。

从奇梁洞出来，车行一个多小时，到了凤凰县阿拉镇，阿拉镇上有一处唐代古城。古城保护得很好，但是很小。

看了阿拉镇古城，车驶向凤凰县城，在县城看了古街，寻找沈从文作品中的种种描写，看一条沱江从城中流过，两岸用木棒槌槌衣的湘西女子，风景独特。

我们在凤凰古城一处餐馆吃饭，喝了一点酒，大家兴高采烈，欢庆我们昨晚有惊有险，但全体平安。

吃完饭，车回吉首，已是晚11点了。洗了个澡，就睡觉。

1986年11月17日 星期一 晴

湖北青年作家采风学习团计划采风的景点，已经全部结束。上午，大家各自行动。我到吉首街上转了一个多小时，想买点湘西的土特产，找了半天，什么都没有看中，大家都有点扫兴。我决意要给惠芳买件衣服，就在商店买了一件长沙生产的蝙蝠衫，同行的几个人都说不好，我懒得听了。

从吉首街上回到房间，与田贞见、彭兴国聊天。

下午3点，於可训、程文超给大家谈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中的观点，还有北京前些时召开的新时期文学十年讨论会的情况，让大家了解当下文学情势。

晚上，湘西自治州文联请客，大家喝了点酒，再参加舞会，我们的人跳了会儿舞。

1986年11月18日 星期二 阴雨

起了早床吃了早饭，把行李背上，我们采风团结束了到湖南学习采风的全部日程，今天返回湖北。湘西自治州文联来了两位同志送我们到火车站。我们乘6点40分的火车离开吉首向襄樊，再从襄樊转车到武汉。

叶梅要直接乘另一班次车回恩施，与我们一一拥抱告别，这是个土家族好妹妹，小说写得不错。一直陪着我们的长沙文联干部卢建中，我们都喊他陈真，这时也与我们一一拥抱告别，他乘另一趟火车回长沙。

我们十一个人上了车，联系车长，买到了卧铺，吃饭的问题也联系好了，餐车将为我们十一人同时开饭。

结束了湘西之行，十二个人能平安地回家，这是大家最高兴的事。

都是能说能讲的人在车厢里，我们高谈阔论，说哲学，谈美学，讲文学，大家放得比较开，十分热烈，引得车上的其他乘客注意。我说的不多，头脑里有点乱糟糟的，还没有理出头绪，我要好好想想此行的收获的要害。

火车在晚上10点多钟到襄樊，襄樊市文联主席王稼田带着李圣强、吴鄂东到车站接我们，把我们接到招待所后，又请大家宵夜，喝了酒，回到招待所已经很晚了。董宏量、陈应松与我聊天，到转钟两点才睡。

1986年11月19日 星期三 阴

睡到上午8点钟起床，急急忙忙收拾行李，吃过早饭，大家一起赶到襄樊火车站。王稼田、李圣强到站台给大家送行。

火车上午9点离开襄樊，下午近3点到达武昌南站。在车上时，聊天，也有人打牌玩，马上到家了，大家都放松了。

武昌南站下车，湖北青年作家学习采风团顺利完成学习采风任务，回到武汉。十一人在车站分手，各自回家。我直接坐车回华中师范学院二附中家里。

引譬连类之法，沉郁顿挫之风

——黄保强诗集《提灯者》序

■ 高晓晖

有幸为黄保强的诗集写序，得感谢刘丽君大姐。几年前，刘姐主办湖北汽车界的文学骨干培训班，我和保强受邀参加，因此有了初见之缘。老实说，在湖北汽车界，优秀的诗歌写作者为数不少，但保强应该是诗歌辨识度较高的一位。尤其难得的是，他还是一位年轻的“80后”诗作者，一位创作勤奋的诗作者，一位立志以写诗为专攻的诗作者，当然他已经是一位有自己独到的、成熟的诗歌理念的诗作者。我不否认，与保强初识，会眼睛一亮，有一种情不自禁的欣喜。不久前，刘姐把保强的新诗集《提灯者》推到了我的案头，嘱我为之作序。刘姐对汽车界的文学爱好者，当然不只是对保强一人，真的是呵护备至，尽其所能给予扶持、推介。正是感动于刘姐的热心肠，她嘱咐的事，还真不敢马虎。

2018年10月，保强在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诗集《夕阳下这土地》，博得广泛好评。而此前，他所著诗集已有《黑灯长卷》《金色麦城》《灰煤告白》《叮咚叮咚》等多部，并著有三幕诗剧《梦蚀》。《提灯者》应该

是他最新的一部诗集。本来，这部诗集篇幅会更大，包容会更多。有抒情诗、叙事诗，有短诗、组诗，还有诗剧。这样诗集就显得有些庞杂，我建议保强自己做一次精选，突出自己的创作特色。于是，《提灯者》篇幅变小了，当然也就相对精粹了。这一变，遗憾也跟来了。迄今为止，保强写诗已有十数年，初略统计，保强的诗作，应该不下千首，诗之所涉，如王辉斌先生在《夕阳下这土地》“序”中所指出的那样，有乡恋诗、爱情诗、咏史诗等。当然不止于此，比如他写汽车题材的诗，还有一些游历诗、唱和诗等等。仅就汽车题材，保强的诗作也当有百余首吧。保强的诗友黄承林评价《夕阳下这土地》，说他“嗅到诗人作品里浓郁的乡土味道、亲情味道、历史味道、人文味道”，但就是少了“汽车的味道、汽柴油的味道、流水线的味道、东风的味道、以及在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国有企业诗人所应该品尝和调配的味道”。承林的评价自然是中肯的。如《提灯者》面世，“汽车的味道”还是嗅不到的。这倒不是保强不写“汽车的味道”，而是为了《提灯者》“味道”更纯粹些，诸如“汽车的味道”之类诗作，被保强暂且搁置了，或者，下一部诗集中“汽车的味道”就变成“硬菜”了。

保强说他把一部诗集定名为《灰煤告白》，是“因为我觉得，我就是那块煤，我还需要诗歌这盏灯，为我点燃，为我引路”！这次他把诗集定名为《提灯者》，自有他的讲究，他是否还是在坚持以诗“点燃”、以诗“引路”的初心，我不得而知。“提灯者”几乎是十九世纪英国那位伟大护士长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专属称号，她是无可替代的“提灯天使”。保强是有意弘扬护士精神么？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首倡举办“提灯会”，寄希望于北京大学学子，立志驱逐黑暗，追求光明。保强是有意从蔡元培先生那里获取精神

营养么？诗集中，有两首诗提及“提灯者”，一首是《弥生》：“八千里河山/倒春寒如同一种冒犯/提灯者结束结绳记事，向东相遇更早的阳光。”《弥生》中的“提灯者”，与拓疆者更接近。另一首是《灯火》：“今天，我们在最近的酒肆/听抚琴或钟声，曾经的飞花字句架成琉璃/落雪的黄鹤，等到白头/一千七百多年，提灯者互道兄弟/隐去名姓/至今仍在绣像中掐着归期/任浪花，任浪花冲刷脚踝。”《灯火》中的“提灯者”，又好像是登楼诗人的影子。两处“提灯者”，字面一致，所指之意却相去甚远。但内在的关联，也并非毫无干涉，“提灯者”自带光芒。

保强的诗作，数量最多也最动人的部分，还是他对故乡的回望。故乡的一景一物，一人一事，在保强笔下，总是令人回味悠长。邓炎清先生在《诗人的天职是返乡》中评价说，保强诗有情感之深厚、语言之敦厚、风格之浑厚，当是行家之言。关于故乡，保强有更多的悲悯、更多的眷念。保强说，“人在异乡，格外怀念故乡”，“通过我的诗歌，我依旧可以回溯到腾格里沙漠，回忆起我已逝去的祖父和他生前放牧的那一百多只羊，想象苍鹰捕捉小羊俯冲下来的情景，回望过年时舞龙舞狮、划旱船等民俗表演……”（《诗歌，点亮我眼前黑暗的一盏灯》）不难看出，保强对故乡的回望，实际上是对关于故乡的点点滴滴的记忆的找寻，或者说是故乡所有情感的反刍。组诗《味道系列》《如泥土的爱》，是集中书写故乡的两组诗。关于土地、关于童年、关于祖父祖母、关于父亲母亲……故乡的风沙、麦垛、草场、羊和祖母的故事装点的童年的温馨记忆，当然还有贫瘠和苦难。总之是游子对故乡的衷肠。这是因为：

沙漠边缘的小村庄

是一条鳄鱼

贪婪地顺着阳光，河道

漂浮了几代人

祖父在这里安家

父亲在这里老去

时光的流逝，是保强心灵深处最深切的一种痛：

“下雨的异乡会飘洒童年的味道”

“当提起故乡，我们仿佛水手

这一年年受风受潮的伤疤

又开始隐隐作痛”（《致故乡》）

所以，他在心里期盼着：

“让祖母的剪刀，时光和梦

慢一点”。（《衰老的祖母》）

写记忆中的故乡，刻进记忆深处的，当然是亲人，比如祖父。保强在诗作中，一而再，再而三地书写祖父，当然可以理解为保强与祖父有更深的感情。或许，在保强的诗中，祖父不仅只是书写对象，更多的时候，祖父会成为一种意象，祖父与故乡，很容易互为表征，互为标记。对于祖父而言，腾格里沙漠、风、雪、羊等等，这是祖父的人生舞台布景，而羊皮袄子、背上的毡包，当然还有他的羊群，几乎是祖父出场的标配。对于故乡而言，祖父的形象，自然也应该视为故乡最醒目的符号。《一只鸟在雪地散步》是最真切的故乡风情纪实，而画面的主角，就是祖父：

红爪，白地

只有鸟，丈量得准

从家到墓地的距离

起初是一对，再到形只影单

雪雾广袤

我的祖父偶尔拢着羊皮袄子打火点烟

偶尔被呛咳嗽

像唯一一个蠕动着黑点

一阵风来

谁都看不清

是那只鸟还是他的帽子

在飞

诗歌勾勒的画面，镜头感很强，有长镜头：那是广袤的雪原。有近景特写：鸟的红爪、拢着羊皮袄子打火点烟的祖父以及祖父的咳嗽。有远景：祖父被拉伸为雪原上一个黑点，他的帽子飞动如鸟……

还有《羊皮袄子》《背包》等，关于祖父的记忆，情感浓厚，好像蘸在笔尖上的浓墨，滞重、深沉，化也化不开。

除了亲人，保强当然还有关于乡亲的记忆，像《归来你还是少年》中的麦客，他们拼命地收割，不会顾及手上的伤疤，“一海碗臊子面后/他们扯着嗓子吼一曲苏武牧羊”。再比如《手艺》中木匠，这位“断了两根手指的木匠在昏黄的灯下/除了划线，还要唱一段秦腔”“他知道和一段木头相互战栗的所有真实”。带着伤疤的麦客要吼《苏武牧羊》，而断指的木匠也要唱一段秦腔。保强记忆中的乡亲，就是这样一种生存状态，有伤，有战栗，也有吼和唱。

关于家乡风物的记忆，也是保强诗歌重要的书写对象。保强的咏物诗，一种是以物拟人，是物的人格化；一种是以物写人，物成为人的参照。保强“以物拟人”的诗作相对较多，比如《树荫》：“每一片叶子独立经受太阳的箭阵及风的鼓动/受害又无辜，左右摇摆如同禅修/一棵老树

足够撑开岁月和委屈”。一棵树，因为老，难免会“经受”，也因老，才有了足够的“撑开”，岁月与委屈，好像是一种“禅修”。《泥土》其实写的是蚯蚓：“它活在泥土里/它吃泥土/它吐泥土/不停下来不问前程”“它就在这样的尘世/走过名人墓，也走过草民坟”写的是蚯蚓，而意之所指却在“尘世”，保强从蚯蚓柔弱的路径中发现了尘世的法则：名人墓、草民坟。墓与坟，看上去有天壤之别，而本质上却高度同一，同一于泥土而已。“以物写人”的诗作，我以为是保强诗的一个亮点。《羊皮袄子》的书写对象，并非羊皮袄子，而是写给祖父的哀歌。《麦子》也并非关于麦子的抒情，而是写给父亲的赞词：

在春寒中复苏的村庄
父亲喂养的色彩初来乍到
根芽，在触摸温度中，有的枯萎
有的倔强，抽穗，染上阳光
染上俗世发作的鬓白

《石头》虽然被保强赋予了书写对象的意义，但是，保强要表达的，是他发现了一颗石头那如观音一般的慈悲，这“足以让我病重的小姨渡过难关”。石头无情人有情。诗人把希望寄予一颗石头，这里有多少的无奈，多少的绝望。小姨重病的难关，其实已经成为了压在亲人心头的大山！

《提灯者》凡百余首，内容所涉，当然不限于写故乡，也有关于人在异乡的见闻与思考。如《利川红》《曾侯乙》《后官湖的候鸟》《四月，游子的虔诚——致周中》《梦回鼓浪屿》等。这些诗作，当然也彰显着保强创作的才情，但相较于写故乡的诗作，或多或少还是存在离地三尺的轻飘，唯有写到故乡，保强的诗情才更有对土地的依附，情感的根系深深

扎进故乡的土里，厚重而深沉。

我是很强烈地感觉到保强诗作的辨识度的。或者说，保强的诗有他独具一格的质感。这种质感，当然有他地域书写的独特性，比如腾格里沙漠，以及大西北的苍茫朴拙，这里蕴藏着丰富的美感。而保强诗作之所以使地域书写的美感得以凸显，我以为主要得益于他的引譬连类之法和沉郁顿挫之风。“引譬连类”，实为传统的比兴之法。唐人孔颖达《毛诗正义》说：“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己意志，皆兴辞也。”唐代皎然《诗式》说：“取象曰比，取义曰兴，义即象下之意。凡禽鱼、草木、人物、名数，万象之中，义类同者，皆入比兴。”诗性思维的特点，正在于万物有灵，天人合一，自然物象，即可随意为诗人驱遣，所谓“精思一搜，万象不能藏其巧”。保强为诗，联类之力尤盛。在历史与现实之间，足够宽阔的时空背景下，他的联想力是如此地收放自如，与李商隐“獭祭”之法，很有些类似。《将要去远方》，可以理解为一次旅途的玄思，但一首诗的意象，并没有明确的时空结构，隐隐约约，列车在呼啸，而诗人的思绪则飞逝得更为渺远。《山阴》感悟的是山的姿态，作为实体的山，在意象的纷乱中虚化，而作为理念的阴与阳，反而更明晰更动人：

以石碑为界，向阳的地方安葬灵魂

他们孤独而怕冷

背阴的地方种上柿子

终究会发亮，也会温暖一座经历风雨的山头

《又将春天》把春天的萌动写得如此细微而又大气磅礴，还是引譬连类，意象生发，虚与实，交相辉映，不同的声部，构成缤纷而又和谐的混响。

保强作诗，思维发散，联想奇崛。以致他的诗作总是有一个辽远恢弘的时空结构，由此，也成就了他沉郁顿挫的美学风格。“沉郁顿挫”本是对杜甫诗风的赞词，用来形容对保强诗风的阅读感觉，可能有偏爱之嫌，但保强诗作中流露出的悲悯与雄健、凝重与苍凉，借用“沉郁顿挫”一词，还算贴切。《时间里的光谱》里，列举出种种的“故乡之重”，字里行间，充溢着啜泣般的沉痛。《泡菜渐渐老去》中那种细腻的腌制之痛，真真切切成了人生酸涩的某种隐喻。还有《石刻》，一方石刻，虽见字如面，但“历史是一个假面/我们微笑它冷峻”的现象未必不是常见。“历史”“时间”是保强诗中的高频语词，不难看出，保强总是习惯于“用典”“证史”，以此将现实的感悟与历史的机缘做有机贯通，或许，“沉郁顿挫”之风也就是在时光隧道的贯通之中积集而生成。

不用讳言，解读保强的诗是有难度的。就我个人而言，对于保强的诗歌文本，大约是好像读懂、没有读懂、根本读不懂三类情形。关于诗歌，懂与不懂，从来就是聚讼纷纭的，但白居易的浅白晓畅、李商隐的晦涩朦胧，并没有妨碍他们成就为一代大家。从根本上说，没有一个人能够洞穿他者的灵魂，“诗无达诂”本来就是常态，一千个读者眼中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保强诗作，取象纷繁而意蕴宏阔，阅读的难度可想而知。看这首《大雪压境》：

无关冷空气
我的第一场雪来自史书
马蹄轻轻，一条河川鳞次栉比
不要惊动即将见到的炊烟
我有十万雄兵枕戈待旦
严寒中点起篝火温起酒

北方，战前需要煽动，需要热血沸腾
 用兵如神
 从天而降，三千里江山
 一一装点
 北方，每个人都需要练习拥抱长剑，竹简
 和一片片厚积却始终温柔的雪

这压境之雪，雪为何物，境在何处？不得而知。如是自然之雪，不可以与冷空气无关。如是史载之雪，却未见这场雪所生之域、所止之时。“十万雄兵”缘何而起，神兵天降，意在何为？保强以一连串的谜团，推进诗作，引发阅读障碍自是必然。但诗句营造的美感却是可以感知的。诗人希尼说：“诗歌可以创造一个秩序，其忠实于外部现实的冲击、敏感于诗人生命的内部规律。一种我们终于可以朝着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储备的东西长大成熟的秩序。一种满足一切智力中的饥渴和情感中的求索的秩序。”我以为保强的诗歌，是建立起了自己的内在“秩序”的，他在“智力饥渴”和“情感求索”方面能够获得“自我满足”，只是作为阅读者，要顺利进入他的“秩序”中，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即便如此，那又何妨？大学问家梁启超先生不也坦言，“理会不着”李商隐《锦瑟》等诗作讲的什么事，但他感觉到了诗的美，“读起来令我精神上得到一种新鲜的愉快”。

喜欢保强的诗，大约是与体会到他诗中葆有的那种“新鲜的愉快”有关。

是为序。

去更加宽阔之地 感受更多的人

——专访著名作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李修文

■ 李 喆

近日，李修文的两部力作《夜雨寄北》《猛虎下山》推出，在文学界引发了广泛关注。《夜雨寄北》以魔幻笔触钩沉互联网行业、直播经济等当代议题，在书写中进行一场“对复杂人性的勘探”。《猛虎下山》酝酿十余年推出，以魔幻现实主义笔法，延续唐宋志怪传统，被称为“一部关于人的生命力的寓言”。

这两部作品不仅是李修文创作生涯的重要节点，也为读者打开了一扇深入了解当代社会与人性的窗口。日前，李修文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谈新作《夜雨寄北》《猛虎下山》的文学思考，以及他对真实的执著、对生命的尊重、对写作的诚恳。

在变新的同时 我们变心了没有

记者：新作《夜雨寄北》，在书名中您赋予了它怎样的叙事语境？

“夜雨”这一意象是某种文学的隐喻吗？

李修文：众所周知，《夜雨寄北》是李商隐的名作，之所以我斗胆拿来当作题目，是因为我发现，那些优秀的作品跟历史一样，仍然能影响我们今天的生活。或者说，那些作品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甚至先于历史，成为今日现实的探针和温度计。

单说《夜雨寄北》这一部，它写的是一个女演员和一只猴子历经二十年社会流变的故事。这只猴子虽说是真真切切的主人公，但你也可以将其看作女演员的心魔。就像蒲松龄笔下的很多妖魔鬼怪，不过是那些羸弱书生们无力驯服的心魔。当然，许多时候，它们也是理想化的自我——我们和心魔，和理想化的自我，一起度过了那些年代。也许，越是往前走，我们越是要回过头去，看看我们的生命力遭受过什么样的挫折和自我重建。这些大概就是我在写作这本书时最执迷的地方。

记者：《夜雨寄北》作为一部小说集，在书写中直面四个生存的故事，实现四场“心灵的突围”，创作初衷是否与您近年来的生活体悟或观察有关？

李修文：鲁迅说蒲松龄的故事都是“出于幻域，顿入人间”，霍桑也赞美过自己心目中的好小说：“它们存在于现实与幻想的接壤地带。”我是以上言论的绝对死忠粉，所以，尽管东施效颦，但是我一直竭力将《夜雨寄北》中的几个故事写得半真半假，以此构成我心目中的“真实”，那种包含着美学真实的“真实”。

尽管如此，这几个故事也都是有原型的。《夜雨寄北》，来自我亲眼目睹过的一个女企业家是如何豢养一只猴子作为宠物的；《木棉或鲑鱼》，是我在三亚海边听见一对夫妻的吵架，妻子一直埋怨着丈夫，当年身

为厂长的他是如何为了自己的位置而让她下了岗的；《灵骨塔》更是我的真实遭遇——我有一个亲人，作为一个佛教徒，他的骨灰一直安放在寺院里的灵骨塔内；还有《记一次春游》，其实是当年在剧组拍戏的时候遇见的一个场工兄弟激发了我——当初，他一直问我武汉是座什么样的城市，很多年后，他儿子来找我，说自己的父亲失踪了，儿子怀疑，父亲就躲在武汉的什么地方。

记者：在《猛虎下山》中，您通过戏曲、民间故事，构建起一部幻想与现实巧妙结合的小说；在《夜雨寄北》中，您的叙事节奏更为凌厉，读来令人“充满痛感却饱含温度”。这些变化是题材的驱动，还是您在有意探索创作的新方向？

李修文：如前所说，我写《夜雨寄北》时，最感兴趣的是人的生命力，而生命力是在和周边环境的周旋、对峙和共融中最终得以建立的。显然，这几十年，人人都在被时代推动着向前走，大家不得不变“新”。所以，这本书里写了影视业的发展和成功学的蓬勃时期，也写了大浪退潮和直播社会的来临；写了走投无路的风头大佬，也写了一个抑郁症患者在想象中完成的复仇与自我认知。我想探讨的无非是，在变新的同时，我们变心了没有。

和《猛虎下山》相比，这本书里并没有多少地方去借助戏曲乃至古典传统里的素材，相反，倒是写了不少手抄本小说、流行歌曲乃至直播间给主人公们带来的影响。就像《灵骨塔》里，凤凰传奇在场，武侠小说也在场——我干脆直接拿金庸小说里的一个角色做了这篇小说主人公的名字。这样做，不过是因为，我们不能对近些年来诞生的崭新文化现实视而不见，文化现实正在塑造我们的日常现实。某种程度上，我们既

是日常生活中的人，也是各个影视或游戏中的角色，乃至直播间里的榜一榜二大哥。

但是，说到我非要写作这本书的根本原因，当然还是与我们的古典传统有关：我受到了《三言二拍》的影响，想要好好记录下我们时代的世情；我也受到了《聊斋志异》的影响，想要看看身处今天，宁采臣也好，王六郎也好，究竟是在什么地方驱除了自己的心魔，又寻找到了理想化的自我。

我的写作是被今天唤醒的 也因此对今天充满了好奇

记者：长篇小说《猛虎下山》灵感源于您多次探访工业废墟的经历。您为何选择用“人变虎”的魔幻设定而非传统现实主义手法作为叙事主线？这是与您的文学审美相关？

李修文：首先，“人变虎”作为叙事主线其实一点都不新鲜。从唐传奇开始，人就频频会化作虎，在许多时候，人还会化作更多的异类，比如孔雀，比如鱼和蝴蝶。我要如实地承认，我在动笔之前，几乎将这些异化故事全都读了一遍。但是，真正的缘起，却是因为关汉卿。

作为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元杂剧的粉丝，关汉卿的每一部作品，我都读过几十遍。和白朴、马致远这样具备强烈文人倾向的剧作家不同，关汉卿尽管写出过许多千古名句，但是从底色上讲，他是个风尘中的流浪汉，他的视线和基本价值观，全都植根于和他同时代的升斗小民们身上。所以，他的语言绝不一味强化审美，反而大量使用口语化的语言。在他出现之前，我们很难想象那么多的口语会进入戏文当中，并且形成了复杂的、对老百姓日常生活进行强烈肯定的美学风格。我是他的粉丝，

自然要向他学习——人化蝶、人化孔雀，他都写到过，这些奇迹不是凌空蹈虚的随意安排，而是对他笔下那些受到侮辱与损害之人的同情与肯定：在人世里，他们的肉身陨灭了，但是作为奇迹，他们永存于世。这种面向虚空的实在与信任，正是关汉卿之所以伟大的原因之一。

记者：您在小说中为何坚持书写“非英雄式”的生存？比如，《猛虎下山》中主人公刘丰收的堕落是否也揭示了普通人面对生存压力时的道德困境？

李修文：从前，我们的主人公要离开家乡，在遥远的地方经过漫长的游历，最终从一个普通人变成英雄。现在，新媒体如此勃兴，我们不用出门也知道，不管在多么遥远的地方，那些英雄们也在面对着一地鸡毛的生活。

事实上，小说中，从来就没有影视剧里那么多的英雄。影视剧里要的是“升级打怪”步步高，而小说这里要的却是尽可能还原一个人。这种还原，包括人物的“过关”，也包括人物的“蒙混过关”。

记者：您中断小说创作十余年，转战影视，此次重返小说创作，是否意味着创作向纯文学回归？

李修文：实际上，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写小说。那中断的十余年，我也一直都在写，只是都失败了，所以从来没发表过。

即使是今天，看起来，我又发表了一批小说，但我觉得那也不过还是当初的创作仍在继续：《猛虎下山》也好，《夜雨寄北》也好，我都是从那个时候就在写。

《夜雨寄北》这个故事，我翻来覆去写过好几遍，但是，直到去年，我有一回在抖音上看直播，突然刷到一个动物园的饲养员在直播给动物

们喂食，又说她希望各位大哥大姐粉丝们多多打赏，让她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仍能给动物们买食物。到了这时候，这个故事才像是一下子被点燃了。因为我突然感觉到一种时间中的人格力量：那些当初没能过好的人，现在可能还在奋力地过好自己。另外一面，我们当年未能驯服的种种“心魔”，很可能还在继续伴随着我们的生活。所以，我的写作其实是被今天唤醒的，没有今天的种种感受，当初一再写过的那些故事也就废弃了。也因此，我对今天的种种现实充满了好奇，总之，什么题材都想去试一下。

我写小说的时候 眼前老是出现一座戏台

记者：回望写作之路，从《山河袈裟》到《猛虎下山》及至《夜雨寄北》，由散文到影视再到小说，在这样的跨界突围之中，您有怎样的实践经验分享？

李修文：我这些年的生活和写作，不过是遵循了生活本身给我的机缘。当初去写电视剧，是因为实在写不出小说来，总是闲着也不是个办法，就被人叫到了剧组里。但结果却是一败涂地。主要还是因为作家出身，总是摆脱不了写小说时的创作习惯，写了很多剧本，拍出来的其实特别少。我写过的剧本最后拍出来可能也就三分之一吧。

后来，遇见毛卫宁导演，他是戏剧学院文学系出身，读过很多书，和很多作家也是朋友，我们一见如故，惺惺相惜，才最终拍出来那些电视剧。后来，宁浩导演让我给他做监制、做策划，我也就不怎么写剧本了。宁浩一直激励我，要我把讲给他听过的那些故事一个个写出来。对，是写小说，而不是写剧本。说到底，我能重新回到小说创作者的队伍里

去，其实和宁浩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说，这些年里，我有过什么样的实验，那就是，我重新实验了自己和世界的连接。做影视工作，需要团队合作，一个人是做不了什么的，所以这些年里我始终都不是一个人，而是置身在团队中，我和我的合作者们有深入的联系，一个个项目的进行，没有让我被货真价实的现实生活抛出去悬置在外。

影视工作还是一面镜子，时代发生的种种变化，影视都必须给出及时的反映，所以，我对眼前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多多少少还是因此多了一点纯粹审美之外的敏感。还有那么多我之前从来不曾遇到过的人，“大佬”、小人物、资本精英、走卒贩夫……正是因为他们出现在了我的生活里，才让我得以在写小说的时候，对笔下的人物认识得更加清晰。

记者：就创作来说，您觉得影视与文学，在叙事上是否有相互影响？比如，您小说中“红色安全帽”“假虎皮”等意象，就极具影视般的画面感。

李修文：你所说的画面感，很有可能在我做编剧之前就已经是我小说的一个特点了。我从小就喜欢戏曲，所以我得承认，我写小说的时候，眼前老是出现一座戏台。最近写的这篇《灵骨塔》，它的结构基本上是个舞台剧的结构。但是，它就是舞台剧吗？我以为不是的。

绝大多数时候，剧本在每一个阶段的任务都是清晰直接的。而写小说，从根本上来说是要写出我们的主人公卡在喉咙里说不出的话。但是，时代至此，小说和舞台剧、影视剧一样，它们的叙事空间，其实是建立在我们已经变化了的日常现实之上的。仅以剧集为例，长剧在全世界都在逐渐式微，或许是因为，长剧似乎已经无法跟随我们生活的速度。

换句话说，当剧中人还在经受灾难的时刻，说不定，那个灾难已经不被人们视作灾难了。

这一切，都在倒逼我们重新认识小说的叙事空间。别的创作领域也在倒逼着我们的小说去建立今天的“文学性”。再举个例子，当我去看电视剧《绝命毒师》，我甚至能从主人公身上感受到卡夫卡式的“人被异化吞噬”的力量，那么，在今天，我们如何在小说里再一次呈现出那些被异化的人来呢？

不要在书房里安营扎寨

记者：古典小说《聊斋志异》对您的创作产生较大影响，在小说中您以“说书人”视角融合了戏曲、魔幻元素。那么您认为在短视频时代，传统文本如何与年轻读者对话？

李修文：蒲松龄可能是一个“说书人”，但《聊斋志异》绝不仅仅是一本故事集那么简单。我们今天在科幻小说、影视剧和游戏中看见过的好多设定，像延时症和平行时空，乃至穿越时空的虫洞设置，《聊斋志异》里其实都曾经写到过。所以，它其实是充满了“现代性”的一本书。我们今天将其视作传统的一部分，殊不知，它恰恰是在它的时代里不断挑战既定标准的产物。

我喜欢《聊斋志异》，也不仅仅是喜欢它的那些上天入地的奇遇，更重要的是，它在不断拓展着那个时代的叙事空间的同时，也从未放弃将那些故事指向人心和环境的暧昧地带。比如，读《金和尚》，我总是能想起这些年遇见过的各种“灵修班”；读《画壁》，两个时空的交融也让我一再想起，在日常生活和文化现实互相渗透的今天，我们的主人公们所

生活的土壤，是不是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连《考城隍》这样的故事，让今天考公、考编的年轻人读起来，只怕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所以，我以为《聊斋志异》的叙事不仅不传统，反倒是异彩迭出，一直持续刺激着各个时期的创作者们，是一个诞生了大量“二创”作品的母本。其“二创”之多，几乎和《西游记》等量齐观。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也频频能刷到最新的“二创”作品，有的专注于故事，有的则将那些妖狐鬼怪拎出来单讲，点击率也都不低。显然，《聊斋志异》正在和年轻人们进行着这个时代的“对话”。

记者：您强调“写有名有姓的普通人”，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

李修文：在文学意义上，我觉得“普通人”并不是一个特定的群体，而是在提醒着我，正视我们生活的脆弱性。对于那些有头有脸的人来讲，生活其实也一样脆弱，而这正是文学写作出发的地方。

米兰·昆德拉提出过一个问题：“包法利夫人究竟是令人无法忍受，还是勇敢而令人感动？还有少年维特，是敏感而高贵，还是一个好斗的多愁善感之人？”到了这时候，包法利夫人和少年维特全都是“普通人”。我们越是试图靠近他们，他们就越是让我们难以理解。或者可以极端一点去说：只有人人都降为“普通人”，小说的真义之一才得以更加深入的显现，那就是，使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失去确信之感，又或者，穿越暧昧地带，寻找确信之物。

所谓“有名有姓”，其实是一种自我期许，它召唤着我像在写《山河袈裟》那批散文时一样，不要在书房里安营扎寨，而是尽可能地去更加宽阔之地，感受更多的人，重新验证更多的词汇，以此重新创造自己的命运。如此，写别人可能就是写我自己，写自己也就是写别人。

另外，写“有名有姓”的人其实也是我们的传统。《三言二拍》里有一个济公故事，写的是济公如何惩治一对为了抓蚰蚰而逼死了自己儿子的父母，到了《促织》里，我们在蒲松龄的笔下又发现了那对父母，再往后，我们甚至可以说，在鲁迅先生笔下，阿Q、孔乙己、祥林嫂身上，都有那对父母的影子，他们全都是草芥和蝼蚁之辈，但也全都因书写而变得“有名有姓”。

记者：可以谈谈您未来的创作方向吗？

李修文：我一直在写一部关于戏曲的长篇小说。和之前的许多作品一样，翻来覆去，我已经写了十多年了，甚至在写《山河袈裟》之前我就在开始写它了。但是，我也会跟随自己的直觉，当中短篇小说和散文的念头涌出来的时候，我也希望将它们写出来，麻烦的是，这样的念头几乎每天都在诞生。

难忘鄢国培

■ 韩玉洪

1980年初，我从部队复员回到湖北宜昌，因为十分敬佩工人作家鄢国培，便要求到宜昌港工作。原以为能下河当水手，体验风浪搏击的生活，结果却被分配到宣传科。虽然未能如愿，但因缘际会，反而让我有机会近距离接触鄢国培。记得第一次到他家拜访，他家不大，布置简单，墙上却挂着一幅“歪歪扭扭”的书法，我心中纳闷，忍不住问：“这样的字为什么要挂在客厅？”鄢国培笑了，告诉我那是我国著名书法家在武汉东湖划船时为他题写的作品，这种特殊书体虽然不整齐，却别具风格，享有盛誉。他说话的声音不大，却很温和，透着一种真诚的自信。那一刻，我第一次感受到文学大家的胸襟和淡然。后来他每次从武汉回宜昌，总要到宣传科坐坐，与大家谈创作、聊生活。我常常在一旁聆听，收获颇丰。鄢国培的作品，尤其《长江三部曲》，给予了我极大的震撼和启示。

鄢国培让我懂得，文学最重要的是创新。1979年，他的长篇小说《旋流》出版后轰动文坛。作品以涪陵轮船公司与民成公司之间的矛盾为

主线，以党的地下组织活动为副线，真实再现三十年代川东的社会生活。不同于以往单一批判资本家的写法，他以正面笔触塑造民族资本家朱佳富这一形象，使人物更加丰满真实。作品一经问世便引发轰动，被列为湖北省庆祝国庆三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成为当年文坛最亮丽的篇章。此后，他又接连创作《巴山月》《沧海浮云》，合为《长江三部曲》上百万字的宏篇巨制。从川江到三峡，从抗战到解放，他用生动的笔触描绘出一幅恢宏壮丽的历史画卷，受到读者热烈欢迎，也赢得了评论界的高度赞誉。正是这种勇于突破的精神，让他在八十年代站在文坛的高峰，为长江赢得了声誉。

我深受启发，也开始尝试创作长篇小说。《西风烈》以红色商人李德梦为主角，描写他在宜昌大抢运中的悲壮经历。他倾家荡产支援抗战，在日机轰炸中与女中校严子星、红军姜连长一道冒险疏通三峡航道，开辟江南水陆通道，粉碎日军阴谋。他卖掉田产，募集人手，转运湘桂军工器材与粮药，为民族存亡燃尽生命。这种舍生忘死的牺牲精神，正是焦土抗战“以空间换时间”的真实写照。我还计划写成“焦土三部曲”，即《西风烈》《霜晨月》《从头越》。三部书不仅展现宜昌人民冒死转运数百万吨设备和军品的壮举，也再现数千万难民血火中的迁徙和坚韧。作品初稿完成后，请了周百义老师审阅，他认为题材重大，视角独特，人物群像丰满，情节紧凑，极具历史价值。

鄢国培的第二个品质是坚持。他一生留下三百万字，始终立足长江，写船员，写码头，写三峡。他笔下的长江是灵魂，是母亲河，是生命的根。他由船员起家，熟知川江水情与三峡民俗，对船工号子、纤夫身影、码头传闻都烂熟于心，因此作品才能扎实深厚。正如可口可乐百年不变的红白手写体，经典因坚持而流传。鄢国培凭借《旋流》成名，1979年

调入长江航务管理局创作室，后任湖北省作协副主席、省文联副主席，成为文坛巨人。他告诉我们，文学只有深深扎根生活，坚持一个立足点，才能开出持久之花。受其影响，我也不断尝试坚持写作。我的《让阳光照亮星星世界》一书，用报告文学记录自闭症儿童康复历程，歌颂老师、家长和志愿者的坚持与爱心，展示他们用真情打开封闭心灵的艰辛历程。书中既有泪水，也有希望，还获得湖北文学奖提名。

鄢国培还特别重视调研，他常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为创作《长江三部曲》，他花五年时间查阅资料、走访船员，才完成190余万字的鸿篇巨制。书中既有三峡的壮丽风光，也有抗战与解放的社会生活，被誉为川江的风俗画卷。他过度劳累，抱病在身，却仍坚持深入鄂西山区，跑遍五峰、恩施、涪陵，计划写《乌江三部曲》，可惜未能完成。正是这种求真的精神，让他的作品有了灵魂；正是这种调查所得的真实，让小说抓住了人性深处的悲壮之美。

1995年夏天，我最后一次见到鄢国培。他戴着一顶旧草帽，在九码头药店门口徘徊，仿佛在寻找往日的脚印。那是一个闷热的傍晚，江风轻拂，他的身影显得格外孤独。我迎上前，与他握手寒暄，并介绍给爱人认识。他依旧那样平和，不善言辞，却让人感到踏实。谁知不久后便传来他离世的噩耗，我心中无比震惊。后来我又与他的儿子成为挚友，更觉命运的奇妙与延续。

如今，我已退休，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发表各类作品500多万字，第二届湖北省长篇小说重点扶持项目《铁血宜昌峡》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国作家协会定点深入生活项目长篇小说《长江谣》书号已经下发。纪念鄢国培，是我一生文学之路最好的回报，也是我在暮年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地”书写与新乡愁美学

——论舒飞廉《云梦泽唉》

■ 徐 迅

舒飞廉的新作散文集《云梦泽唉》面世后好评如潮，甫一推出便先后获得“英雄城市文学盛典暨2023武汉文学季”“年度散文家”奖，上榜“2023年收获文学榜长篇非虚构榜”等。舒飞廉凭着自己丰厚的文学底蕴、丰富的人生经验、独到的观察角度，用“在地书写”的方式、“城乡交互”的新式乡愁美学、风趣灵动的语言，精心构建了一个神奇瑰丽、灵性十足的“云梦泽”大地。

“在地”书写：乡土的漫游者、观察者与劳动者

江汉平原的深处，古云梦泽所在之地是作家舒飞廉的故乡。近些年，舒飞廉书写故乡的乡土散文佳作迭出，连续推出《飞廉的村庄》《草木一村》《草木一集》《云梦出草记》等散文集，钩沉乡土记忆以及故旧亲人。《云梦泽唉》可谓是近些年作家乡土散文书写集大成者，其文章多在《文汇报》副刊“笔会”上的栏目“风土记”中刊登。如果说舒飞廉之前对

乡土世界的书写与很多乡土散文没有太大的不同，多是回忆性地书写童年往事、故乡亲人、饮食风物等，《云梦泽唉》则是作者的一次“突围”。其原因可以在《云梦泽唉》的代序中找到：舒飞廉坦陈自己曾为时尚杂志写专栏，大都是“自我哀怜”“消失的故乡”之类，他受到《文汇报》周毅老师的批评，之前的风土文章写得好看、正确、流利，但它们是浮在表面的，周毅老师鼓励他“应该有入迷宫的勇气”，“还应该沉浸到乡村活泼泼的声色中去”，“必须在乡村，在风土之中”。

正如有学者指出当下乡土写作的瓶颈：“一个绵延千年的生活方式，文化体系，在近三十年快速淡去。然后是，坐在城市书房里，如何写乡土？能否超越那些乡愁的书写，或是鲁迅先生那一代的对乡土的启蒙批判的视角？”舒飞廉找到的这一条“穿过迷宫”的道路，就是跨越“精神返乡”，离开城市书房，用实际行动“以身返乡”，做一个乡土的漫游者、观察者与劳动者。

舒飞廉在高校工作之余，周末固定“下乡”，以定期回乡闭关的方式，重新加入了大别山家乡、云梦泽故地一方邮票大小乡园的泥土、星光、河流和田野。《云梦泽唉》中的四十余篇散文，除写作于武汉外，近一半诞生于孝感农四村。

在舒飞廉的小说中，常常有一个乡村“漫游者”的形象，游走在万物有灵的乡土大地上。而作家自己首先就是一个乡土的漫游者，在家乡农四村的土地上暴走、慢跑，或在乡村公路上开车，看树观花，听蛙唱蝉鸣，亲历江汉平原上的四季轮回。他长时期地体味、亲历乡村生活，感受乡村的地气、雨气、暑气、夜气、巫气。除了农四村，他还去往大别山中各县乡漫游，游走到附近的保光村、金神村、革新村等村庄，到涂河乡赶集，去大悟爬花山。作者回到乡村并不是走马观花地度假，也

不是要逃遁、隐逸，做一个现代的隐者，而是在漫游的基础上做一个乡土的观察者、思考者、记录者。他观察平素容易被忽视的草木菜蔬、昆虫鸟兽等乡村生物的生命状态，记录下家乡草木风物，还有乡村活泼泼的人的声音。《涂河集上臭豆腐》里，与摆摊的上了年纪的农民们交谈；《上大人丘乙巳》里，听村里老头老太的野语村言，看他们打本地的“长牌”，感受乡土之神仍在；在《上花山记》里听乡村哭灵的楚剧“悲迕腔”……然后，回到老屋阅读、写作，记录下这一切。更重要的是，虽然作者已经是高校教师，不是一个真正的农民，无须务农来养活自己，但仍脚踩大地，身体力行地完成农活，做一个乡村的劳作者。舒飞廉在《乡村书》中谈到现在人们固有的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以及对农村的刻板印象：“可能是停滞的吧，被岁月雕刻的老人，留守儿童眼泪汪汪，树不增不减，鱼悬浮在池塘里。好像是一个被纺锤诅咒的睡美人，乡村就在那里，等着我们去唤醒，可是我们实是太忙了……”而在他笔下，乡村不是死寂的、枯槁的，而是正在生长的、富有生命力的“蛋白质乡村”。这正是作家切入了乡土生活的这方水土，进行“在地”的书写，“由外在的‘看’转向了更具复杂性与体验性的‘乡间生活’本身”。

乡愁美学：城乡交互嵌套与双重书写

不同于一般的乡土书写中，由农村进城的人们在向“城市人”演化却在内心深处感到难以融入都市生活之中，同时又无法回归乡土，最终在恋乡与怨乡间有着无家可归的漂泊感。舒飞廉近几年在武汉高校授课之余经常居住在家乡孝感农村，穿梭在武汉与孝感农村，城市与乡村两个空间之间的流动使他身负“农村人”与“城市人”的双重身份，这样的双重身份使他的乡土散文书写悄然发生变化。与作家之前的散文书写

相比,《云梦泽唉》除了绘制乡村生活图景之外,还在城市生活的空间中嵌套乡村的记忆空间,对城市与乡村进行双重书写,表现了“城乡交互”的新式乡愁美学。

在《柳椅》中,作者在武汉东湖水岸边看到柳树,便想到家乡的柳树,回忆起父亲在家门前种下的柳树,以及父亲“曲柳椅”的好手艺;《红菜薹,白菜薹》里由武汉洪山菜薹,想到自己家“以前也是种红菜薹的”,还有母亲在高考前给作者炒的满满一饭盒腊肉白菜薹;《芝麻叶苋菜》中写到2020年初春时,在围城之中最令作者左思右想、投箸不食的却是本地的苋菜,联想到童年时在乡下,5月初夏踏进灶屋,就会闻到炒苋菜的香气……舒飞廉努力找寻武汉与故乡相似的草木蔬食,建立起武汉与故乡在自然生态上的联系,并论证两地虽然有城乡之别,但武汉也非“异乡”,承认自己与这座城市的连接。

正因深植于厚重、浓烈的乡土情怀,舒飞廉喜欢在散文创作中将乡土伦理搬入现代城市生活里,并营造出一种富有市井烟火气的生活场景。如《南瓜藏》里,村里的哑巴婆婆送了作者两只自种的大南瓜,回到武汉后分一只馈赠友人,以物换物般被回赠一篓梁子湖大闸蟹,“由乡下食物鄙视链里最底端的南瓜,一下子上升到城里食物链最高端的螃蟹”。正是勤劳、淳朴、向善的乡村文明温暖了都市素有隔膜的人心。《颇回故人车》里,作者常逛的早点铺与各色菜店混杂的武汉东亭小路,大概有几分像作者喜欢的乡村市集,热气腾腾,充满人间烟火与生活气息。他注重描述市井底层劳动人民的朴实面貌,如做得一手好热干面的蒋师傅、汪记鲜鱼糊汤粉店麻利能干的老板娘、杀鱼技术绝佳的鱼铺大叔,他们也是由乡入城的劳动者,身在此城、乡音未改且有着乡土的热情与温暖,都表现出舒飞廉对乡土风俗的依恋和认同。

舒飞廉的散文中几乎很少有对武汉城市现代文明、商业文明、人文景观等的展现，更多的是展现城市中的自然景观以及进行植物书写。如《沙湖边的跑步家》写作者喜爱在沙湖公园晨跑，欣赏春天的桃李与海棠，夏天的莲花，秋天的木芙蓉与小雏菊，冬天的腊梅与红梅，还有省图书馆之外，沙湖南岸上的两排白杨树，“随着四季轻重缓急不同的风，可奏出或激越或清扬的音乐，好像是一群湖滨音乐家在沉潜往复地练习管弦笙箫”。这与《乡村夜气》中作者眼中老家乡村公路边的每一棵“都是管风琴转世”的白杨树异曲同工。因此，作者认定城市中的沙湖“是我人生里，又一块邮票一般的乡土”。在城市中回望乡土，又在城市中发现“乡土”，城市不再是“他者”，而是融入作者的乡土叙事之中。如同舒飞廉在2023武汉文学季上的发言所说：“武汉大别山与幕阜山的怀抱里，是云梦泽的灵魂……作为武汉的千万分之一，作家有天职观察、感受、体验、理解、深描这个处在大时代激流中的城市，将它表达给世界，承继给下一代。”舒飞廉以乡土身份加入武汉书写，为武汉城市形象带来了不可替代的另一种视角。

像舒飞廉一样出身乡土而迁居城市的作家，数量颇多。然而，有的作家虽早已身处城市，却不断批评城市化进程对乡村社会的侵蚀，有的作家以“进城后的知识精英”身份批评乡村的落后、丑陋，舒飞廉则在散文中尝试扬弃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由自身开始消弭城乡差异，以巧妙的方式构筑自己与所居城市的关系。有的在时空之中进行对比，思忖自己由乡到城的“双重身份”，甚至带有一点自嘲，如《涂河集上臭豆腐》，写自己穿一身运动服去赶集，被卖早点的大嫂认定是“回乡的汉口人”。而与此同时，作者也在时时对自己的生活、身份进行反省，提醒自己的乡土来处。《颇回故人车》里我与同为老乡的菜店卖菜小哥为停车发

生口角，作者想到：“门口抽烟生闷气的也可以是我自己，而那位小哥是另外一个清晨开车去工作的斯斯文文的我。我们要经过多少辛劳、规训、逆鳞、反省……才好不容易由乡村的池塘，游进这个都市大海洋。”“我”与卖菜小哥互为镜像，是已做了城市人的“我”警醒自己勿以启蒙者、知识精英身份俯瞰乡土。

正如在2023武汉文学季“年度散文家”的颁奖词中写到的，舒飞廉的写作“在都市霓虹与乡村烟火、神话志怪与数字现实、童年记忆与中年心气、农夫体验与诗人哲思的变奏中写就一代人的‘家乡书’”。作者笔下的“乡村”与“都市”，如同作者喜爱并常常谈及的两部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和《红楼梦》，他书写的乡村如同《西游记》，广阔天地，驰目骋怀；而笔下的城市则如《红楼梦》，说禅论道，充满哲思。

写作风格：松弛灵动、风趣幽默

舒飞廉早年写诗，大学时是学校诗社的社长，后来既写小说，也创作散文，近年来则专注于散文写作。进入高校工作前，舒飞廉曾在赫赫有名的《今古传奇》杂志社工作，编辑武侠等类型小说，是名噪一时的天涯网站的版主，也创作、出版了《阮途记》《放鲸记》等武侠小说。大概是这样丰富的写作背景，让舒飞廉的散文既具有诗歌的灵动，又富有哲理性，还深受中国古典小说影响，语言清新流畅，简练蕴藉，写作风格独树一帜。

舒飞廉散文行文随性自在，变化多端。舒飞廉的乡土散文，又不仅仅写乡土，而是将其与历史、文学、民间故事、人文知识等要素杂糅在一起。《红蓼溪》写在乡村晨跑，看到小潯河岸边镶满的红蓼，联想到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里“我”见到的睡梦乍醒的舞女满脸的羞红，以

及徐志摩《再别康桥》中的歌声，最后用日本汉学家白川静讲解的“道”字为注脚。又如《乡村可畏》里由因乡间处处坟茔而害怕乡村的夜晚入题，写李渔《闲情偶寄》里的“挖墙洞夜尿法”，到从东京回绍兴的鲁迅“踢鬼”的故事，再到《搜神记》里的宋定伯，以及梭罗与瓦尔登湖的故事，并落脚到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古今中外，文学哲学，信手拈来，彰显了作者行文的挥洒自如，并呈现出一种松弛、灵动之美。

其次，舒飞廉的散文中还会时不时跳出幽默的句子，而舒飞廉式的幽默，不像钱钟书、林语堂散文里的幽默是“西式”的、“舶来”的幽默，他的幽默是中式的、传统的幽默。如《红菜薹，白菜薹》里，写小时候不爱吃带点苦味的红菜薹，觉得“武汉人不会吃东西，总爱吃苦瓜、菜薹这样有苦味的名堂，相信他们夏天时，不小心煮到苦的瓠子，也会很开心吧”。作者甚至调侃现在的自己，却是对着洪山宝塔下铁丝网围起来的菜薹流口水，只能学阿Q在心里想：“菜薹好吃，但有口福的师父们，你们敢用腊肉炒吗？没有遇到腊肉的菜薹，就像没有放花椒与辣椒的成都火锅，没有遇到恋爱的美女，多可惜。”舒飞廉的幽默并不辛辣、锋利，而是从容平和、机智戏谑中带着一丝苦味，但咀嚼之后滋味绵长，回味无穷，这让他的散文在浓厚的抒情之外，又多了一份轻松与风趣。

舒飞廉以自己不间断地对江汉平原、云梦泽故地风物的书写，成就了具有自我风格的独特的灵性乡土文章。在这个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的时代，他深入乡村，一再抒写“新乡土”的风貌，不断深描自己的文学地理版图。同时，他在与城市的交融中磨合得越来越平和、圆融，绘制出一幅幅新的城乡交互图景。在散文创作的道路上，舒飞廉还在不断前进、超越和再出发。

《尘世手记》中的心灵与生活

——评李汉超诗集

■ 黄梓瑜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当代诗学话语中，“日常生活诗学”是最具影响力且持续支配着当下诗歌写作的重要诗学观念之一。在一段时期中，“日常生活诗学”更新了当代诗的方法论并拓展了诗的边界，与九十年代以前的历史处境形成了一种深层呼应关系。但在今天，它自身的局限和缺失也显露出来，“日常生活书写”的泛滥导致了当代诗的危机，一方面，部分回车键泛滥的“诗歌”走向结构体式的固化与“口水诗”的末流；另一方面，过分追求对日常生活书写的浪漫化、过分追求“诗意”营造也导致言之无物、空而无味的弊病。而李汉超的《尘世手记》同样是聚焦日常生活，以“尘世”作为书写对象，特点却不在于日常生活的近距离感，而是聚焦于诗歌中自然流露的诗人在平凡日子中时时闪烁的心灵与情思。无论是诗人抉取的各样平常而美的意象、朴实而真的事件，还是平易而新的语言，种种因素嵌入短诗般一节节的结构中，自然而然地融为一首长诗的整体。可以说，这部作品给出了现下诗歌对日常生活书写的一份新答案。

一、日常意象与事件的诗性生发

李汉超在《尘世手记》中撷取了大量日常生活中的物象，特别之处在于诗人对物象的抉取与使之升华为意象的处理。

诗人选择的日常物象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日常生活可见的有着显而易见的美的特性的物象，比如太阳、月亮、星星和花朵等；另一种是日常生活气息浓厚而由诗人心灵映射别具灵性美或哲理美的物象；诗人对这两类物象有着不同的处理方式，但最后落点都能落在心灵与生活构筑的整体之中。

在第一类物象的处理上，诗人往往将自身的心灵状态映射到物象上，于是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物”生发出灵性与诗意，像是诞生了思想与灵魂，又仿佛成为了诗人自我的另一面镜子，道出诗人的问，写出诗人的心。在第19节中，诗人这样写当时他心中浮现的春天：“三月来了/春天已不是去年的春天/她病得呼吸困难/故人伫立山岗/胸前开满鲜花/等候归客/别来无恙/一切安好！”这部作品来源于疫情后诗人对生活的记录，鲜花、山岗等物象清新自然，不加矫饰，而这里的春天也并非单纯的古典传统的春天，她在诗人笔下显然是具有时代性意味的。诗人将春天拟人化，“她病得呼吸困难”一句，诗人是将春天当成了旧日好友，而今病重，故人远去，鲜妍依旧，诗人面对疫情后种种生命无常、悲欢离合最终留下一句简单而无比真实的祝福：“别来无恙/一切安好！”诗人在家居生活中面对苦痛而又归于平静的心理状态，就这样流淌在字里行间。

而对第二类物象，诗人往往是在特定情境或事件中有意抉取，物象本身并不具有显而易见的美感，但是诗人从中生发出诗性或者灵性，又或者以小见大呈现出某种哲理意味，从而使这些物象具有了贴近生活又

高于生活的审美意味。在第179节中，诗人从白酒展开，像是酒后漫谈：“要喝下一杯白酒/对我来说是个艰巨的任务/别人一饮而尽/我只能一口一口/慢慢地喝/如同我小心翼翼的人生/喝完了，不能再喝了/我一手捂着空杯/一手捂着/羞于翻滚的胃”。这里的白酒是被直接抽象了的，诗人一面展现了自身真实的生活体验，别人能一饮而尽而自己只敢一口一口喝，是因为白酒的辛辣与自己的酒量小。下一句诗人从生活体验宕然转到了生命体验，视角与心理状态都一并转变，诗人像是解嘲，自己喝白酒就如同饮下了自己的人生：小心翼翼地、尽力喝完地、也深藏着某种不适的。这种心理藏在意象背后，于是猛烈的情绪被完全冲淡了，走向了醉意朦胧反而产生的些许豁达：简单的、不呻吟的，不愤怒的，反而也是一种诗的味道。

除了物象，诗人往往也写出没有中心物象的小节，将诗歌置于或集中或松散的日常生活事件中。施米特说过，在许多情况下是“例外决定常规”，即“事件”决定“日常生活”：“一种关注现实生活的哲学不能逃避非常状态和极端处境。非常状态比规范更令人感兴趣。规范证明不了什么，而非常状态却能证明一切……在非常状态下，现实生活的力量打破了那种经过无数次重复而变得麻木的机械硬壳。”诗人在《尘世手记》中并非只是刻板地以现实生活中的经历为写作对象，其中不乏由其想象构造出来的事件情境。这些事件分散在不同小节之中，就像是诗人在流逝的日子里做的许多梦。第183节：“我提桶去打水/明知是一眼枯井/我还是走过去/弯腰，套绳，摇辘”，诗人突然走进提桶打水的情境中，明知打不到水，仍然弯下腰来。“后来我又去了其他的井/都打不出水来/却打起一桶过往的岁月”，诗人只能从徒劳中看见自己经过的时间。“我只好放下晃悠的水桶/开始用锹用镐/向下用力，掘地三尺/——水就在深处”。诗人至此放弃了从井里打水，选择自己向下挖出水源。诗歌情境展现的

特定事件里，诗人用自己的“行动”打破了日常的机械，从打水到自己挖水，这种从日常生活走向非常想象的写作路径恰恰是《尘世手记》里常见的对物象与事件的处理方式。

因此，即便是书写“尘世”的平凡生活，但诗人的心灵与想象是别具意味的，因此也诞生出璀璨明亮的诗句。

二、“短诗体”长诗结构

诗人在后记中这样评价《尘世手记》：“每节既可单独成诗，又融合在大篇章中，如同一个个大小基本相同、色泽各有千秋的珍珠，组成一串美丽高贵的大项链。”事实上这部长诗的完整名字就是“《尘世手记》：岁月的补丁”。想来，作品中500小节，每节都并不长，在10行左右，就像是一个个补丁，补的或许是诗人生理性的遗忘，或许是生活中往往被略过的片断，又或许是所有人对“平淡而嶙峋的岁月”的麻木与忘却。

一方面，这种“短诗体”的长诗结构是去中心化的，没有特定的主题，也没有核心的事件，尽管是长诗，读起来却像无数首清新不俗的小诗。这种结构无疑是有灵性的，书写“尘世”的，以日常生活为书写对象的，如果是用主线式的长诗反而像是故事，而非生活了。生活中每一天都有无数的小事在发生，所见无数，所感也不尽，不断的心绪在变换游移，正像是《尘世手记》中数百个跳跃的微小主题。

另一方面，这种“短诗体”结构在笔者看来，仿佛是自然的呼吸。正如诗人自己说，这部手记是他日日记录采集而来，并非姚贾那般苦吟而来，也并非毕淑敏《红处方》那般日日“织布式”的写作。诗人是像在山间漫步采摘野果般的点滴创作，读者读来也就如同在林间寂静中舒缓呼吸一般。没有紧张愤怒的急促，没有战栗惊恐的屏息，这种结构在

阅读上吻合日常生活中平静而自然的呼吸。然后诗人在其中散落的种种星光版的哲理性思考，又让这样的“呼吸”具有了不同于日常呼吸意义的另一种诗情。

三、日常生活中心灵的特别状态

在过去甚至是现下的不少诗歌作品里，所谓的对日常生活的书写其实是走进了窄路。生活固然包含着日常维度，但同样也包含非日常和反日常的维度。诗人不能单纯地用“日常生活”这个概念来涵盖“生命”抑或“生活”。生活从来都不只是日常生活，在重复性的日常实践外，还有模仿性的实践和创新性的实践，还有神话冲动、朝向宇宙的想象和思辨，还有无人称的事件和被技术所打开的虚拟世界——这一切都属于生活，它们都需要得到诗歌的处理。李汉超的《尘世手记》完成了不错的处理。同样以日常生活为书写对象，有的诗歌固执于生活的有限性、可及性与近距离感，拘泥于书写生活中的“此时此地”“现在”或者是“附近”，反而让生活与诗歌一同变得小气、陈旧而闭塞起来。《尘世手记》却是生活的无限性在语言中无尽的生成与表达，这种无限性并非源自日常生活本身，而是来源于诗人心灵的广阔与无限，《尘世手记》展现的与其说是“尘世”，不如说是诗人在“尘世”中心灵的特别状态。

总的来说，李汉超这部“短诗体”长诗，以“尘世”为书写对象，记录了诗人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与所悟。其诗好在对意象与事件中诗性的生发，独特结构给人带来的生活美与简约美，但特别的是诗人在这样的诗歌里完成了心灵、生活与诗歌无比和谐的多重奏，以生活的有限写出了生命与心灵的无限，这是日常生活书写的一大命题，诗人在这一命题上别具匠心而成佳作。

神女应无恙 当惊世界殊

——读詹德胜长篇小说《神女峰前的哨兵》

■ 吉方君

前不久，当我听说德胜兄的长篇历史传奇小说《神女峰前的哨兵》已经签约并即将付梓，不禁好奇心起，期待先睹为快。微信留言月余，我便收到了德胜兄发来的抖音商品栏限量版新书邮寄链接。

小说的故事就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叶的大三峡。举国上下，百废俱兴，改革春风吹拂神州大地，祖国各地建设大潮势不可挡。长江浩浩荡荡，神女峰前洪涛滚滚，水利电力资源开发，成了国计民生的发展大计。发展清洁能源，造福人民，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电力支柱产业，刻不容缓。揭开神女峰前八峡三峡的神秘面纱，大发展必将使社会治安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考验。上级运筹帷幄，维护稳定，审时度势，特批成立了这支特殊的、具有全天候全武装的人民特勤队伍。夏天等10人，从此被赋予了无惧生死的英雄形象和奉献者的化身。自成立的那一天起，他们写下诀别书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把人民生命财产悬于头顶与国徽齐天。因此在八峡市，他们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他们成为勇猛

无敌的、神奇而又神秘的、侠肝义胆的英雄群像，成为享誉中外的“神女峰前的哨兵——野人敢死队”。野出了名！是因为夏天就出生在鄂西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有着野人一般的身躯和气质，有着与众不同的灵魂与情感。八峡市这片躁动的土地上需要他这样一批保护神，他们也是应运时代需要而生。

夏天自从省比武大会归来，市局长便任命他担任野人敢死队队长。上任后，夏队长审时度势，利用101中队100名武装战斗兵力资源，抽调精兵十人组成野人敢死队。实行末尾淘汰制，维持十人精干特殊、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战斗队。实施野外野生野练野战式野人生存与出击模式，从此八峡市救火、救急、救难和救险就有了特殊神兵——野人敢死队作保障。夏天带领这支队伍在中国历史上从无到有，从有到强，从实习到实战，走过了艰苦的生活训练和战斗历程。终于边战斗边训练，边总结边创新，把这支特别队伍练就成了一当十、以十当百的特别战斗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无不胜。在八峡市特殊的水电之都，在八陵峡口地下人防工事与青龙帮战斗，和在神农架无人区与野人帮战斗，展示了新时期维护社会稳定的一支特殊的无私奉献的巨大力量。他们护民于尘世，救命于水火，打击犯罪于脚下。在与青龙帮和野人帮的战斗中，惊险传奇，迂回曲折，艰苦卓绝，拼命追凶，用青春热血撰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英雄主义集体主义赞歌。同时，这又是中国第一部维护稳定的现实版的生动实战教材。

《神女峰前的哨兵》写了传说中的“新时代最可爱的人”英雄集体，他们有着像野人一样不食人间烟火，却侠肝义胆、大义凛然、决战无人区秘境或地下巷战，给读者展现了真实不同的鲜为人知的大千世界！兵哥哥与土家妹子，大学生与最可爱的人联姻之间的爱恨情仇，为这支野

人敢死队赋予铁骨柔情。还有夏天时运不济，以及“内人”“头人”与龙二爷的阴险狡诈……无不是这个时代的缩影。可爱的虎子与狮子增加了野趣和乐趣。这社会众生像符合个人奋斗的现实特点。社会众生像皆可从中寻找到形形色色人物的影子，也可寻找到只图奉献不图索取的“新时代最可爱的人”的无愧改革时代的一曲摸石头过河的英雄赞歌。

这是一部不同寻常的小说，是新时代从当代现实生场中挖掘出来一部佳作，也是自从上世界八十年代《高山下的花环》掀起军旅小说现实主义高潮之后，四十多年来我再次读到不同寻常的现实主义优秀作品。说她不寻常，一是表达方式不寻常。作品以电影长镜头式的全景描写，呈现了神女峰的美丽与神奇，展现了特战队员的时代风貌，构成了特有的历史画卷。每一段故事，都有惊险刺激的场景与动作情节，读来惊险刺激，如临其境，具有真实的现场体验感和强烈的画面感。二是主题不寻常。这是一部具有警示意义的作品，也是一部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情的作品。小说以神女峰为主要故事发生地，把神农原生态神秘感融于特战故事里，把鄂西土家兵哥妹娃的爱情风俗画，融入改革初潮的社会风情画卷，把现实主义融入可歌可泣的热土水电都市的改革大潮。可以说，这是一部启迪人生美、人性美、人情美的三美之书，也是一部警民共建的生动教材。三是人物刻画不寻常。作品生动刻画了市长、局长、夏天和敢死队，并通过这些人物构成了社会的阳；同时，又生动刻画了龙二爷、内人、网龙、头人等，并通这些人物构成了社会的阴，从而印证了阴阳平衡相生相克的社会发展规律。可以看出，作者对“黄三成”这个人物倾注了心血。黄三成是预备队员，以替补的方式进入野人敢死队，但作者通过这个人物，给故事的发展埋下了伏笔，升华了作品主题。黄三成押解犯人去大沙漠时从火车上失踪，既增加故

事悬念，又较好地利用这一悬疑，展示敢死队员的家国情怀，令人动容。特别是黄三成跳车后翻越大漠雪山，像野人一样，在那个通讯靠吼的年代，依然不放弃，历尽千难万险回到八峡，最后在战斗中与战友重逢。

经了解，《神女峰前的哨兵》，是德胜兄在他身患重病的2016年开始创作，历时两年。他用生命来写作，用信念来写作，用特种兵的极限挑战来写作。创作中，药罐相伴。他曾多次在创作中晕倒，醒来后，服中药，继续写作。2016年冬，他的病情越发严重，严重到了不能呼吸，命悬一线。大年初一，年近九旬的老父亲带他去大别山中找百岁老中医查仿明先生榻前，开回了一付三剂中药“神方”，服下后神清气爽，逐年康复，终于在2017年完稿。读完《神女峰前的哨兵》，我不由想起德胜兄激情燃烧的军旅生涯。1982年10月，詹德胜应征入伍，在武警部队湖北省总队宜昌市支队市直大队101中队当战士，还是一名机枪手。次年入团，历任副班长、班长。第三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晋升大队、支队文书、编辑和新闻干事，1986年转业。正是这四年的军旅生涯，催生了他的《神女峰前的哨兵》。在此，我要举起右手，向德胜兄敬礼！您是退伍军人的榜样，更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祝愿德胜兄的文学之路，越走越宽广！”

那些年，我们一起走过

■ 石教利

夜色如墨，缓缓浸透窗玻璃，我在橘色台灯的光晕里吃过晚饭，指尖不经意间触碰到那个珍藏已久的相册。轻轻翻开，金色岁月呈现眼前，每一张照片都像一把精巧的钥匙，开启记忆深处的闸门，将我拉回从前。最终，我的目光停留在一张泛着微黄的照片上——那是中学时代，我与胡波、曹彬、黄柏三位挚友的合影。照片里，四名少年脸上还带着未脱的稚气，胡波蹲在最前方，笑意盈盈；我立于他身后，身姿挺拔；曹彬站在我的左侧，眉眼弯弯；黄柏则在右侧，腼腆地笑着。望着这张承载着美好回忆的相片，那些被时光珍藏的往事，如同潮水般从我记忆深处奔涌而出。

彼时，胡波担任语文课代表，工作认真负责。语文老师曹茂海常安排他检查同学们的日记。有一天，他在翻阅我的日记时，惊讶地发现我几乎每日都坚持书写，字迹工整，内容详实。或许是这份坚持触动了，

他在我的日记尾篇郑重地写下：“教利，我由衷地崇拜你！”从那以后，课余时间里，校园的各个角落都能看到我俩的身影。我们一起漫步在校园的林荫道上，讨论诗词歌赋，分享读书心得；一起坐在操场的台阶上，看云卷云舒，畅聊理想未来。

曹彬的个子在同龄人中显得格外娇小。记得那是一个普通的中午，我路过食堂角落，却听见隐隐的抽泣声。循声望去，只见曹彬蜷缩在那里，眼眶通红，泪水不断地从脸颊滑落。我急忙上前询问，他哽咽着向我诉说，他的饭盒被别班的大个子拿走了，他试图夺回，却被无情地推倒在地。看着他委屈又无助的模样，我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正义感，当即让他带我去指认。在食堂里，我看到那个大个子正揭开饭盒，准备享用里面的饭菜。我走上前去，语气平和地问他是不是拿错了饭盒。或许是因为我当时担任学校学生会团支部副书记，在学生群体中颇具威望，大个子认出我后，顿时涨红了脸，有些慌乱地把饭盒还给了我。自那以后，曹彬便对我信赖有加，无论遇到什么事，他都会第一时间想到我，而我也始终把他当作需要保护的弟弟，我们的友情在这一场风波中变得更加牢固。

黄柏在学习上的用功程度，在班里是出了名的。他总是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孜孜不倦地探索着。有一回课余时间，他与邻座的几位同学围坐在一起，热烈地讨论着一道关于圆的几何题。大家各抒己见，争论不休，可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问题依旧没有答案。这时，黄柏拿着题目向我走来，眼神中满是期待。我瞥了一眼题目，随口说道：“见直角找直径，见直径找直角。”随后，我拿起笔，在纸上快速地推演起来，没用几分钟，便成功证明出了答案。从那以后，黄柏经常拿着各种难题来与

我探讨，我们在知识的碰撞中不断进步。私下里，我觉得“黄柏”这个名字叫起来有些别扭，便和他商量着给他改名叫黄松，他爽朗地同意了，还笑着说这样更显亲切。就这样，我们之间的称呼变了，可那份共同钻研学问的情谊却愈发酵厚。

慢慢地，他们仨成了我最知心的朋友。我们无话不谈，彼此分享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有一天，他们商量周日去我家玩。得知这个消息，我既开心又担忧。开心的是能和好友们一起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担忧的是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实在不知道该用什么来招待他们。但看见他们满心期待的样子，我还是欣然答应了下来。

那年秋天的一个周六，下午放学铃声一响，我们四人便踏上了前往我家的路。10余里的路程，因为有了欢声笑语的陪伴，仿佛也不再漫长。一路上，我们谈天说地，分享着学校里的趣事，讨论着未来的梦想，清脆的笑声回荡在乡间小路上。很快，我们便来到了我家。夜晚，我们四人挤在一张小小的床上，房间里弥漫着温馨的气息。月光透过窗户洒在我们身上，我们几个毫无睡意，兴致勃勃地谈论各自的理想。有人想成为科学家，探索宇宙的奥秘；有人想成为商人，在商场上大展拳脚；有人想成为飞行员，在蓝天中自由翱翔。我们畅所欲言，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我们的脚下。母亲几次来催促睡觉，我们才依依不舍地闭上嘴巴，进入梦乡。

周日将近10点，我们才慢慢醒来。每人吃了一碗母亲煮的热气腾腾的面后，我便迫不及待地带着他们来到门前的小溪。溪水很浅，小时候的夏天，孩子们有许多时间都在溪水中度过。那天的天气格外晴朗，阳光洒在溪面上，波光粼粼，清澈见底，水底的鹅卵石和游动的小鱼清晰

可见。他们兴奋极了，迅速脱下鞋子，挽起裤脚，跳进水中嬉戏玩耍。我最后一个下水，在水中摸索着，翻开一块大石头，一只肥美的蟹子出现在眼前，我眼疾手快，一把抓起它，丢向事先准备好的桶中。看到我的“战果”，他们也纷纷效仿，开始翻石头抓蟹子。胡波眼尖，很快便抓到一只大蟹子，他得意洋洋地向我们炫耀，可下一秒，便“哎哟”一声叫了起来。原来是蟹子的大钳子死死地夹住了他的食指，痛得他眼泪直流。我连忙让他松手，告诉他只有松开手，蟹子的钳子才会松开。待他松开手，蟹子“扑通”一声掉入水中，迅速钻进了石头缝里。从那以后，只要看到大蟹子，他们仨便齐声喊我去抓。

那时的溪水里，蟹子和虾子特别多，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捉了半桶，午餐的菜算是解决了一半。

母亲看见我们捉来的蟹子，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但随即又为午餐发起了愁。她念叨着：“九月九，松菇好宴酒。”这时我才想起，刚好是农历九月初六，或许后面的大箕山的松树林里会有松菇。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我带着他们来到后山。一进入松树林，我们便分散开来，仔细地寻找着。最先发现松菇的是曹彬，他兴奋地捡起一朵，跑过来让我辨认是不是松菇。我接过一看，那朵松菇黄灿灿的，散发着诱人的香气，正是我们要找的。我们心中大喜，既然有一朵，那就肯定还有更多。于是，我们纷纷弯下身子，小心翼翼地翻开枯草。果然，一朵朵松菇如同撑开的小伞，藏在草丛中。我们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没有急着采摘，而是手舞足蹈起来，嘴里还哼着《采蘑菇的小姑娘》，欢快的歌声在松树林中久久回荡。

不一会儿，我们就采了半篮黄灿灿的松菇。

那天的午餐格外丰盛，桌上摆满了我们亲手采摘和捕捉的美食，大家围坐在一起，大快朵颐，欢声笑语充满了整个屋子。

后来，胡波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考入兰州大学，接着又攻读了北大的研究生，现在在北京航天三院从事科研工作，为祖国的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曹彬毕业于海南大学，在某集团担任物流总监，在商业领域闯出了一片天地；黄柏毕业于云南大学，在昆明的航空公司担任领导，在蓝天之上书写着自己的精彩人生。而我，也成为一名私营企业主，在自己的事业道路上不断前行。

青春短暂，时光匆匆，但我们之间的情谊却从未改变。至今，他们仨只要给我打电话，总会关切地问起家乡溪水是否还如往昔般清澈，溪里还有没有蟹子，山上的松树是否依然挺立，是否还去采松菇，最后必定会询问我母亲的身体状况。我告诉他们，那片山，那溪水，一切如故，只是母亲年岁渐高，腿脚不再灵便。在电话这头，我也坚信，无论未来的路有多长，我们的友情如同大箕山的松树林，四季常青，郁郁葱葱。

相守须有爱

■ 江清明

我还在读中学的时候就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文学像一个聪明的痴情少女，不晓得迷住了多少人。我曾在陕西《当代青年》杂志上发过一篇散文叫《苦涩的希望》，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我酷爱文学，梦想成为一名作家，哪怕是末流的。”可见其痴迷程度。记得在芝麻山中学读初三的时候，期中考试有一篇叫《当我XXX时候》的作文，我写的是每当我唱起《党啊，亲爱的妈妈》这首歌的时候，就心潮澎湃，对党无限深情。我自幼丧母，兄弟姐妹较多，家境十分贫寒，是党把我哺育成人……作文里我对细节进行了描写，对氛围进行了着力渲染，后来语文老师高宇栋把它作为范文宣读，许多同学听后都哭了。这就是文学艺术的魅力，拿行话说是将笔尖伸及到了内心深处，有感而发。后来我把这篇作文寄到《中学生》杂志发了。只可惜当时这个借，那个看，样书已散失。

也就在读初三的这一年，我试着做起了成人文学。也许是苦命的孩

子早当家——早熟缘故，也许是天生的就有艺术细胞，一个十四五岁的青少年，居然写了一篇洋洋洒洒7000余字的小说习作《我们这些年轻人——摘自一个农村青年的日记》。不知天高地厚，冒我县知名作家王成启老师之名写推荐信，寄给武汉市文联举办的《芳草》文学月刊。半年之后，编辑部一个叫祁向东的编辑将稿子退了回来，并附了一封信，说此稿原考虑在“芳草新绿”栏目推出，以鼓励青年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但行为欠妥，做人比学文更重要，故不发。那时我并不认识在县文化馆工作的王成启老师，只知他当时在湖北省文坛很红，一篇《贱民》在全国都引起反响，还进了中央文讲所（鲁迅文学院前身）进修学习，与贾大山还是上下铺，牛得很。后来我拿着退稿信找王成启老师承认错误。王老师为我感到惋惜，说《芳草》有一位小说编辑写信，叫他介绍一下他所推荐的作者近况，好发作者简介。他大吃一惊，回复说没有给任何人写推荐信，故露馅了。不打不相识，王成启后来成了我的恩师，我在文学创作方面成就现在的气候就得益于他的悉心辅导。那篇小说直到1986年才在《当代青年》刊出，本应是我的小说处女作，但发表的时间却在另一篇小说的后面。

严格地讲，我真正的小说处女作是《桥头街轶事》，近8000字，是我走出社会创作的。先寄给《长江文艺》，退稿了。编辑在铅印退稿笺眉头上用圆珠笔注了一笔：“此稿达到了相当水平，本刊稿挤，请外投。”之后寄北京的《丑小鸭》，一个叫张归华的老师做了小说的责任编辑，发表在1986年5期上，并配发了照片、小传和评介文章，可见作品有些分量。

我的中篇处女作是《爱你好难》，寄给《长江丛刊》，留用后拟发《中篇处女园》栏，后因停刊未发。后寄吉林《小说月刊》，发在1997年1期上，责编是逯庚福，稿费780元。发在《芳草》1997年12期上的中篇

《还厂》，先后被《古今故事报》《黄州晚报》选载连载。我一共写过5部中篇，全发了。还算幸运。

此后，我的文学创作走向多元化，小说、散文、诗歌、纪实文学什么都写，并一发而不可收。在《芳草》《长江丛刊》《小说月刊》《当代小说》《海燕》《山东文学》《微型小说选刊》《传奇传记文学选刊》等刊发表中短篇小说、小小说120余篇，有7篇被转载，多次获得各类征文奖。在《知音》《农村青年》《青年月刊》《爱情婚姻家庭》《金融时报》等刊发表纪实文学多篇。《湖北日报》《南方周末》《中国文化报》《海外文摘》等报刊也用过我50多篇散文，还在《中国金融》《劳动周报》等报刊发过诗歌。总字数达150余万字。我作品的“命中率”是很高的，应当承认高质量的作品还较少，难得引起关注。

我认为一位优秀的作家、艺术家必须具备三力：准确的语言表达能力，深刻的生活感受能力，丰富的艺术想象能力。这“三力”有先天的，也有后天的，我不知道是否都具备了。我只是苦爱、苦写、苦发。自己创作出来的作品，只要自我感觉良好，就不愁没有出路。这家不发那家发，东方不亮西方亮，总有慧眼识珠的。打个比方，我的一首散文诗《三月》头年二月寄《湖北日报》石沉大海，第二年二月再寄《湖北日报》，居然发了。事情说不清楚，作品也是如此，见仁见智。创作靠勤奋和天分，发稿靠运气和缘分，要在对的时间遇上对的编辑和报刊。

2000年，我回原单位上班。由于工作原因，以及兴趣爱好转移，搁笔20年，2020年复笔。重操旧业得益于一个贵人——原蕲春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知名作家甘才志。甘主任提议我担任蕲春县作家协会主席，并告诫我不要躺在过去的成绩单上消磨时光，要拿起笔来抒写这个伟大时代，用实力影响周边热爱文学的人。是的，没有作品就徒有虚名。通过

一段时间的调整，我迅速进入创作状态，迈入文学创作第二春。自复笔以来，每年都有小说散文见诸报刊，连发多发，光中篇就有3部，短篇12篇，小小说10篇，散文12篇。2023年被发展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我主创小说。小说是一个独特的文本，以叙事为主，既要有好的故事和好的人物，还要有好的叙事技巧和语言。前《芳草》主编钱鹏喜说，他的选稿标准有3条：一是有好的语言，语言也是一门艺术；二是立意好，思想性强；三是艺术性强，有特色。三条有一条，发。如果三条都有，就是上乘之作。短篇小说之王、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晓苏说，小说必须两有：有意思，有意义；有意思就是有趣，有意义就是有思想。我对自己的小说创作定位是：比故事有品位，比散文有情节。

人生将进入下半程。我对文学，相知相守；文学对我，伴随终身。我手写我心。待到夕阳西下，太阳落山，一抔黄土掩朽骨，一个句号了残生。唯有几行文字尚能留下来，成为永恒。

寻找武当山的文化密码

■ 陈国梁

我的老家在保康县，是襄阳市的一个全山区县，虽说与十堰的武当山只有百里之遥，但在生命的前五十年里，从来都是用耳倾听三亲六党津津乐道讲武当山的龙头香，讲金顶上的那块金砖，讲祖师爷如何有求必应，还有如何上武当山请香还愿等，对武当山，我过去是“听”风景，听故事。

有一次湖北省举办了一场“与爱同行，惠游湖北”活动，省内所有景区门票全免，武当山当然也不例外，藏在心底的那份武当山情结，终于从“听”的层面一跃转化为“看”的层面上来。秋天的一个早晨，吃过早饭，我和朋友驾车直奔武当山去。不到两个小时，如愿来到武当山脚下。

武当山自然风光美不胜收，我去的时候，正好是金秋，一花一草，一树一木，呈现出所有金秋应该呈现的美景。登高望远，远山空阔，气

象万千。近观树木，叶黄未黄，欲红未红。金顶金碧辉煌，建筑精巧。祖师爷端庄肃穆，让人敬畏。金顶外面，人潮涌动，有拜祖师爷的，有燃香还愿的，有纯粹看风景的，还有社团在金顶唱歌跳舞的。我游武当山，初衷有两个，一是看风景，二是寻找武当山的文化密码。

武当山是道教名山，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真武祖师爷是武当山的主神。那么真武是谁？是哪个时代的人？为什么如此受百姓喜爱？顺着这个思路，我计划在武当山请教一下老师或购买一本这方面的文化书籍，然而诺大一个武当山，竟没能如愿。回到家乡的一段时间，这些问题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按照道教的说法，真武祖师又名玄武祖师爷，出生于净罗国，是净罗国太子，净罗国善胜王后梦中吞日而孕，怀胎十四个月生下玄武。玄武不爱江山，爱修仙。少年时，即弃家出走，寻山修道，最后在武当山修道四十二年，得道升天。

玄武更名为真武，也有传说。传说宋真宗曾名玄休、玄侃，玄武要避开宋真宗的讳。另一说是避赵宋圣祖赵玄朗的讳。可见，宋朝的皇帝比神仙大，神仙都要避皇帝的讳。

武当山原名也不叫武当山，曾叫太和山、参上山等名。后人根据“非玄武不足以当之”命名此山为武当山，并以此闻名，再无更改。然而，查遍所有的史料，均没有净罗国一说。后人附会说祖师爷出生在古代的均州，那么均州就是净罗国了，这些说法也没有得到专家的认可。我想关于祖师爷出生地的传说，可能是道教神化的结果。

之所以想寻找武当山的文化密码，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的家乡保康县位于湖北省西北部，大荆山深处，家乡不仅有到武当山敬老爷的

传统习惯，而且荆山大大小小的山头，都有祖师爷的传说。我细数了一下，仅保康县与祖师爷有关的山头不下五十座，并且传说故事大都相当，都说祖师爷进山修道，相中一个山头，但他一脚踏上去，要么山折了，要么山尖歪了、偏了，祖师爷只好再寻仙山，终于找到了武当山，在此修道四十二年，白日飞升。

据专家考证，保康是楚文化的发源地，距离武当山只有百里之遥，祖师爷缘何要在荆山的大大小小的山上，一路追寻，到武当山修道？祖师爷到底是何人，与楚文化有何关联？这些问题，是解开祖师爷文化密码，也就是武当山文化密码的关键所在，期待专家和学者早日解开。

至于武当山的风景，只有到了此山，才能亲眼目睹她的美妙。

■4月2日，应城市作协组织近20名作家及文学爱好者赴杨河镇开展“花涌千重浪·文润杨河春”采风笔会。

■4月6日，老河口市作协“文艺轻骑兵”16名作家赴孟桥川水库开展采风交流。

■4月6日，枝江市作协在英杰学校举办“文润枝江大讲堂”，陈胜乐作文学公开课，50余人参加。

■4月6日，作家陈怀国回到谷城县，在劝学图书馆流动儿童书屋指导阅读推广并作现场交流。

■4月8日，沙洋县作协联合小江湖监狱等举办传统文化讲座，200余名服刑人员聆听。

■4月9日，咸宁市作协在通山隐水举行“山乡巨变·醉美隐水”采风座谈，多名文艺界专家参加。

■4月9日，通山县作协走进通羊五小开展“文学进校园”活动，举办讲座、互动和赠书。

■4月10日，市作协儿童文学分会联合多方赴襄州区陈棚小学开展“书香润童心”公益活动。

■4月10日，通山县文联、作协和原野诗社赴杨芳林乡开展“艺润乡野·情满杨芳”采风创作。

■4月11日，黄石港区委宣传部主办历史文化资源挖掘座谈会，区人大、宣传部等领导出席。

■4月12日，黄州区作协在堵城镇外岭村召开一届六次会员大会，40余名会员参会。

■4月12日，荆州市作协“养知读书会”第三场在“文学之家”举行，聚焦诗人刘敏新作《白螺矶》。

■4月12日，孝感、安陆两地文联在李白村举行喻长亮小说集《边鼓》研讨会，专家学者60余人参会。

■4月12日，鄂州市作协70余名作家举办第27届谷雨笔会，采风参观城乡发展成果。

■4月13日，松滋市作协在淦水镇樟木溪村举办“文学赋能 乡村振兴”采风培训，60余人参加。

■4月13日，大冶市作协受邀沿316国道采风，参观红色遗址、产业园和应急中心等地。

■4月13日，汉川市作协联合市图书馆举办“读书与写作”主题讲座，12位本土作家参加。

■4月16日，团风县作协联合多方举办“回家过大年”征文颁奖仪式，30余位文学爱好者参会。

■4月17日，松滋市作协赴杨林市镇开展“觅东坡足迹·品苏门家风”读书日活动。

■4月18日，安陆市举行汪瑞宁随笔集《热恋的故乡》研讨会，20余人参会。

■4月18日，洪湖市作协组织15名作家赴万全镇参观莲藕产业基地及企业。

■4月19日，黄石市作协在大冶湖开展采风活动，25位作家与返乡代表交流乡村蝶变。

■4月19日，黄石市作协举办第三届青年作家座谈会，著名作家向讯与20余名青年写作者交流。

■4月19日，武汉蔡甸区举办首届知音文学奖颁奖典礼暨年度总结表彰大会，60余人参加。

■4月19—20日，宜昌市作协举办“金书签”职工阅读创作班培训，作家

与职工60余人参加。

■4月20日，南漳县作协等在大山村举办“樱桃红遍山野”采风，探讨农旅融合下的文学创作。

■4月20日，汉川市作协举办“湖北作家走进汉川暨田水湾笔会”，40余名知名作家与本土作家交流。

■4月20日，襄阳市作协儿童文学分会赴枣阳古石雕大观园开展采风。

■4月20日，湖北诗词学会现代诗工委和“次要诗人”诗社近30位作家在汉川“童话小镇”采风。

■4月22日，襄阳市樊城区第六届最美读书季开幕，主题为“品读诗书·悦享樊城”。

■4月22—24日，恩施州举办“知名作家恩施行”，作家与80余名文学爱好者互动。

■4月22日，保康县作协等赴两峪乡采风，感受田园风光，助力乡村振兴。

■4月23日，保康县启动“书香保康·理进山乡”全民阅读活动，县作协捐书支持。

■4月23日，孝感市新华书店槐荫书城开业并举行读书月启动活动，李修文作主题讲座。

■4月23日，咸宁市作协举办的咸宁文学讲堂走进湖北科技学院，知名学者刘汉俊受邀作专题讲座。

■4月23日，湖北省中华诗词学会一行赴竹山县采风调研，十堰市和竹山县领导参加。

■4月23日，公安县作协等举办“送文学·下社区”诗荟暨读书日活动，活跃全民阅读。

■4月23日，孝感槐荫书展暨文化嘉年华开幕，主题为“书香润孝感，阅读伴成长”。

■4月25日，仙桃市作协24人赴陈场镇采风，参观企业、农村与烈士纪念馆。

■4月26日，老河口市作协在王府洲举办采风交流，10余名作家参与。

■4月26日，荆州市文联等举办“中学生作文写作公益讲堂”，400余名师生参加。

■4月26日，应城市举办“情润楚珍园”采风活动，省内外60余名作家参与。

■4月26日，鄂州市作协50余名作家赴临空经济区召开《心向长江》采写动员会并采风。

■4月26日，宜昌市作协等在夷陵区举办长江三峡工程主题采风与研讨培训活动。

■4月27日，襄阳樊城区“最美读书季”进乡村活动暨作家作品馆开馆，吸引数百村民参与。

■4月27日，汉川市作协赴仙女山医院采风，了解医务人员事迹。

■4月28日，作家葛昌永应邀在枣阳市文化馆作“在文化沃土里培育自己”讲座。

■4月28日，公安县作协在武汉举行戴源正长篇小说《师道》首发暨研讨会，专家学者齐聚。

■4月30日，鄂州市举办“强国复兴有我”主题读书会，百余名文艺爱好者参加。

■5月5日，咸宁市作协在嘉鱼县新华书店举办周俐岑《麦娘》创作交流会，20余人参加。

■5月8日，通山县举办纪念黄庭坚诞辰980周年研讨会，百余位专家学者出席。

■5月9—10日，浠水县作协等举办“荆楚名家走进诗乡绿杨”活动，20余位诗人参加。

■5月10日，荆州市作协在荆州区金家窑挂牌并举办《小世界》分享会。

■5月10日，黄石下陆区作协24名会员走进东方山开展文旅主题采风。

■5月10—11日，大冶市作协50余人赴宜昌开展“共话长江文明”采风。

■5月11日，孝感农民作家徐克栋长篇小说《农人》在武汉首发，百余人参加。

■5月11日，通山县举办廖双河赋集《通山百赋》研讨会暨品读会，多位领导与专家学者出席。

■5月12—13日，竹山县文联组织诗词学会赴南漳、保康、房县考察文旅融合发展。

■5月13日，南漳县举办“文学点亮生活”公益夜学，20余位作家和爱好者参加。

■5月15日，大冶市作协矿业分会召开矿冶文化座谈会，作家与矿业商会代表交流成果。

■5月16日，通山县文联、作协40余人赴慈口乡开展“山水慈口”采风创作。

■5月18日，荆州市作协“养知读书会”在闲处岁时园举行，探讨“AI与新诗”。

■5月23日，仙桃市作协23人赴张沟镇采风，参观企业、纪念馆和美丽乡村。

■5月23日，汉江师范学院举办欧阳学忠小说《使命》研讨会，十堰市文

联等领导出席。

■5月23日，汉川市作协在西江乡举办“古亭西江”现代汉语诗歌采风活动，20余位诗人参加。

■5月24日，孝南区作协举办作品专辑发布会暨采风笔会，40余人参加。

■5月24日，团风县作协与档案馆举办“请听档案说”主题采风活动，20余名会员参与。

■5月24日，应城市举办叶云超诗集《窗外闪过那人的脸》出版座谈会，40余名作家参加。

■5月24日，武穴市作协50余人在匡山游鸿寨举办采风暨蔡志龙散文集研讨。

■5月24日，枣阳市文联举办《千古帝乡 汉魂枣阳》专题讲座，150余人参会。

■5月24日，大悟县作协国宾府创作基地揭牌，20余名作家和嘉宾见证。

■5月24日，襄州区举办“襄阳名家走襄北暨端午笔会”，融合诗书画与端午民俗。

■5月25日，浠水县作协举办“胡泽光小说创作研讨会”，多位评论家和作家参加。

■6月1日，襄阳市第二届“鑫陆杯”儿童文学大赛颁奖典礼暨“文学名家进襄阳”活动在襄城图书馆举行，谢乐军应邀讲座，襄阳市文联、作协及百余师生参加。

■6月4日，武穴市第三实验中学与市作协联合举办散文读写专题讲座，刘平主讲，200余名师生参加。

■6月5日，孝感市作协文学公益讲座走进云梦宏哲学校，市作协主席方东明出席，200余名师生参与。

■6月6日，荆州市作协“红色文艺轻骑兵暨文学播种计划”走进公安县南平小学，开展代际传承写作培训。

■6月7日，周承强长篇小说《碧水净土》分享会在湖南临湘第六中学举行，湘鄂两地十余位作家参加。

■6月8日，荆州市作协召开六届主席团第五次（扩大）会议，总结上半年工作并部署下半年重点任务。

■6月15日，宜昌市首届“江豚杯”中小学生诗歌大赛颁奖会在市青少年宫举行，国内多位诗人和专家出席。

■6月18日，团风县作协主席团召开专题会议，集中学习大别山精神、抗洪精神和抗疫精神。

■6月20—22日，荆州市第四届“后天”中青年创意写作培训班在长江大学举办，34名学员参训。

■6月21日，黄州区作协主席团召开专题会议，学习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并研究弘扬“三大精神”。

■6月21日，宜昌市作协召开阎刚长篇小说《水土能服》研讨会，朱朝敏等40余名作家评论家参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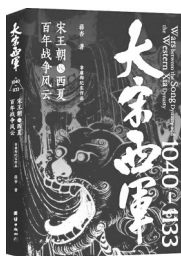
■6月28日，大悟县举办“大别山上红旗飘”朗诵会，200余名师生和作协代表参加。

■6月28日，松滋市作协在洧水运动休闲小镇召开新时代小说创作研讨会，研讨本土文学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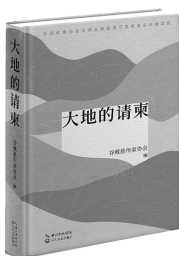
■6月28日，应城市作协在韩湾村举行韩国清散文集《流淌的岁月》出版座谈会，孝感市多名作家出席。

■6月29日，襄州区作协举办“文心向党，诗歌助农乡村行”活动，作家诗人走进伙牌镇尹张农创园采风助力乡村振兴。

湖北作家



蒋杏／著



谷城县作家协会／编



叶云超／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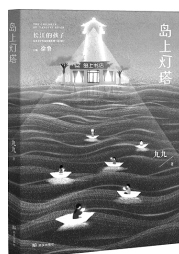
周耘芳／著



陈玉梅／著



李云飞／著



九九／著



张同／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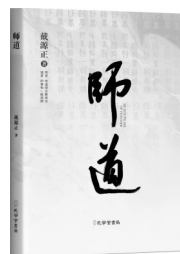
徐建英／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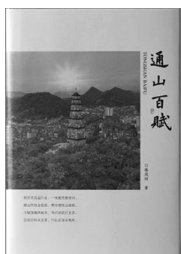
徐克栋／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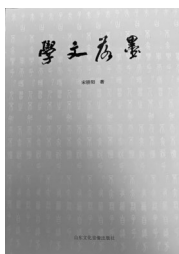
陈孝云／著



戴源正／著



廖双河／著



宋骄阳／著



陈明火／著



蔡志龙／著